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經筵講義

進讀大學卷子

十月十九日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臣某謂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
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爲聖愚之分者但以
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
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
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

亦無不可者患其自暴自棄而不肯為耳孔子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人病不求耳且如陛下躬稟聖哲之資所謂明德固已素具若以堯帝文王克明德自任豈有不能為者然其用功之要專在屏去物欲蓋明德如青天白日物欲如雲霧雲霧開則天日自明明德如明鏡止水物欲如塵滓塵滓去則水鏡自明惟陛下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堯帝文王可及矣太甲篇乃伊尹

所作此一語切要在顧諟二字古注謂常目在之朱熹以為說得極好明命只是天所賦與我底道理初無形象如何可以目覩正如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與於前在信篤敬豈有形象可見亦只是念念不忘則此理自然昭著於心目之間今人俗語云看顧云照顧所謂顧諟即此意蓋天賦與我許多道理豈可湏臾之間不著意照管謂如天與我以此仁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仁天與我以此義一不照管便不覺流於不義天

之與我以此德本如明鏡止水我却不管
甘心被灰塵泥滓來汙了豈不是慢天之所
予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
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雖一息不可不顧
誤雖一念不可不顧所以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武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頌敬之
詩云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大
雅之詩亦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
及爾游衍皆謂人君一動靜一云爲天未嘗
不監察其上然則伊尹顧諟之語人君豈可

少志 陛下欲作毋不敬思無邪工夫臣願
自佩服斯言始蓋 陛下若知得天無時不
監察人君人君當無時不顧諟天命雖欲一
事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此乃最切

陛下身心底道理 臣願深留 聖念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
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臣某 按成湯此銘蓋就沐浴取義朱熹之說
已盡之矣後來武王作盥盤銘與其溺於人
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

武王之銘又就水取義蓋言溺於深淵猶可
以浮游而出一爲姦邪小人所惑則陷於危
亡而不自知故不可救聖帝明王因物自警
每如此願 陛下燕閒之際取湯武之銘與
凡古人自警之語書而揭之座右則所益非
淺諸銘已載衍義第三十卷人君之德須是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但看日月之明
千年萬載光彩常常如此豈不是日新人君
須要法乾之健體離之明洗濯磨勵其身心
常使光明皎潔始得 陛下昨爲權臣所蔽

養晦十年天下之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
然更新天下咸仰聖德如日月之食而更也
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一或不繼則未
免又失天下之望須是常屏私欲而存天理
常守恭儉而去驕奢常勤學問而戒游逸常
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
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
則其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臣
又竊見 陛下更新之初懲賊吏禁苞苴一
時士大夫爲之悚動未幾數月間又復玩弛

貪濁害民者如故昏繆不職者如故只緣一
二姦賊之鉅者特從恩宥擁厚貲安華第不
傷毫毛兼除授雖公而巧於營求者尚或得
志所以搢紳慕效仍踵舊習既未能作新士
大夫又何以作新民民既未新天命又何由
而新日采星文之變數數有之上天仁愛
陛下所以示此警戒 陛下於此何可不深
自脩省先後一身始洗濯磨勵使已德常新
脩明政刑信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使
士大夫之俗一新如此則民德之新天下之

新有漸致之理矣願 陛下深留 聖心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某竊謂文王之德上與天合不可得而名
所可名者緝熙敬止而已緝者繼續之謂熙
者光明之謂朱熹之說當矣然緝之與熙非
二事也能緝則能熙矣常人之德業所以不
能光明者以其乍作乍輟無繼續之功也且
如敬之一字孰不知為正心脩身之本然一
有欲心則不能敬一有怠心則不能敬二者
苟有一焉則所謂敬者有間斷而無接續矣

又焉能至於高明光大之域邪惟聖人之心
與天同運純亦不已故詩人形容曰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纔兩言爾而文王盛德之氣
象儼乎其目也考之於詩其言緝熙者四
此詩所云以德言也敬之之詩曰學有緝熙
于光明以學言也維清之詩曰維清緝熙文
王之典昊天有成命曰於緝熙單厥心二者
以事言也若昔聖王之於修德於講學於行
事無不致緝熙之功者臣竊見陛下於宸
居之邃揭名緝熙且以雲漢之文自為之記

真有得於古先聖王修德講學之要臣願於
緝熙敬止之言朝誦而夕思之知欲之有害
於敬則窒之於幾微知怠之有害於敬則持
之以疆勉使此心常接續而無間斷故以之
講學則智識日明以之行事則功業日廣所
謂儀刑文王者莫切於此惟陛下勉之

講筵卷手

十一月八日

大學格物致知章

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至程子乃以
格訓至如舜典格于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

熹嘗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理無形而物有迹若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不切於己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心之知識自然日開月益常人之學不就實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况人君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於事物上窮究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履位十年其酬應事物多矣然權臣顓政務爲蒙蔽恐陛下未能一一致察也故十年之間是非邪正顛倒錯繆無所不有人皆知爲權臣之罪今既躬親大政則凡所以剖判是非別白邪正者 陛下當身任之矣若於事物之理不深加窮究應酬之間少有差失咎將誰歸故臣倦倦欲 陛下以格物致知爲事也程頤嘗謂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

其當否皆窮理也而朱熹又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其說尤備蓋自吾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皆所當窮然非日積月累之功未易各造其極也臣願自今經筵講讀之際有切於身心關於政治者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諭即乞再三詰難必聖心洞然無疑而後已退居深宮又必優游玩索其理之所以然俾之融會貫通表裏澄澈如此則日就月將

緝熙光明其益不少矣至於輔臣奏對尤當從容訪逮政事因革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有未諭反復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吁咈以至言官之奏論彈劾群臣之進見對敷率霽天威俯加酬詰俾據底蘊盡究物情如此則於國家之事日益明習而舉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凡此皆所謂格物也惟陛下曲留聖心孜孜不倦若於事物之理窮得一分則陛下之知識亦進一分窮得十分則陛下

之知識亦進十分窮得十分即是物格進得十分即是知至若只略見一二便不研窮則見處既未分明行處必有窒礙且如近者用兵之舉若論其槩則祖宗境土所當恢復祖宗山陵所當省視豈非至當之理然必先定規模先立基址俟吾人材衆多材力富盛萬全必勝然後有爲乃無後悔緣只見得理之一偏而未嘗周思曲慮到窮極之處所以輕舉而無成此亦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陛下已知前日舉事之非矣若一向退沮自安於無所作為又只是見得一偏之理須是知前日不合輕敵今日亦不可畏敵事雖致審而剛毅奮發之志則不可忘敵雖未動而戰攻守禦之事則不可緩日與大臣講求策畫申徹將帥嚴設隄防謀未十全姑務固守執可一定奮然必為如此方是見得義理周盡舉此一端它莫不然大抵理之與事元非二物異端言理而不及事其弊為無用俗吏言事而不及理其弊為無本惟聖賢之學則以理為事之本事為理之用二者相須本無

二致此所以為無弊也惟 陛下留神

臣所進大學衍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
體察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其本末粗備
以卷帙之多未即進讀願政機餘暇早賜
覽觀則於窮理之學將大有所日進矣

講筵卷子十三日

誠意章

臣按自欺自慊慊音兩言乃此章之綱領常人
之情本非真欲為善但假飾於外以欺人然
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已惟真心為善者純
於為己故好善則如好好色非為人而好也
惡不善如惡惡臭非為人而惡也蓋必力於
為善而去其不善然後己之心快且足焉夫
是之謂自慊然又必曰謹獨云者常人為善
初非實意故處顯明之地則尚或知勉至處
幽隱之地則肆然無所忌矣此即所謂自欺
也自古聖賢之學以謹獨二字為入德之門
故此篇言之而中庸首章亦曰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末章又曰詩云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聖賢心法相傳莫要於此詩
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言其
雖居幽隱之地亦若有臨乎其上也雖無厭
倦之意亦常有以自守焉此所謂純亦不已
也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論者以為有
穆穆天子之容其在宮中則湛于酒色湛與
耽同
委政外家迄成新莽之篡計其當時必謂人
無知者而其荒淫之行播之天下書之史冊
卒不可掩由其昧於謹獨故也惟 陛下以
文王為法臨朝必敬而退居深宮亦必敬對
群臣必敬而退與嬪御近習處亦必敬如此
則於謹獨之道得矣若漢成之縱欲無足為
聖明道者亦願眡以為監焉實天下幸甚

講筵卷子 十六日

大學致知誠意二章

臣某昨於二章已嘗各貢愚論矣文嘗聞朱
熹之說以為致知誠意乃學者兩關致知者
夢與覺之關透得此關方是覺不然則夢誠

意者惡與善之關透得此關方是善不然則惡大學之道惟此兩節爲最難故熹以關譬之過此兩節則根基已立有用力之地矣若知有未至則見理不明雖彷彿一二未免如夢寐之恍惚非真見也意有未誠則爲善不實雖假竊一二猶以文錦家敝絮又豈真無惡者乎然爲善所以不實者自見理不明始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臣某文嘗恭聞高宗皇帝有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夫務學然後能明道見理明道見理然後能誠意正心與大學之言脗若合符高宗皇帝是時春秋二十有五爾而聖學高明深造其極已如此陛下可不服膺而加勉乎

修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謹按此章要切全在有一字蓋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未嘗先有喜怒以待物之至也故朱熹嘗

言忿憤好樂恐懼憂患只要自無中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嘗取譬曰衡惟其無物故物至而輕重不差鑑惟其無物故物至而妍蚩可見學者之於此理固不可以不知而人主尤所當知蓋人主之喜怒哀樂所關為甚大故也臣願陛下於平居未應物之時澄靜此心湛如太虛不使有喜怒哀樂之私先入乎胷中隨物而應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樂則哀樂而有我之私一不與焉則此以常正而不偏其於脩身之道有餘裕矣

齊家在脩其身章

臣某按親愛而下五者皆指處家而言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一汨於私情則於所親愛而偏焉於所哀矜而偏焉則慈憫之意勝而不知其惡矣於所賤惡而偏焉於所教情而偏焉則憎疾之意勝而不知其善矣若子弟之畏敬父兄固所當然若但知畏敬而不能諭於道而爭其過是亦偏也閨門之內五者之失徃徃有之而父母之於子夫之於婦為尤甚有子如舜所當愛也瞽瞍不之愛而愛傲

象有子如鄭莊公亦所宜愛也姜氏不之愛而愛不弟之叔段非偏乎有夫人如莊姜宜愛也衛莊公不之愛而惟嬖人之愛卒召州吁之變有后如王氏宜愛也唐元宗不之愛而惟惠妃之愛旋致開元之禍非偏乎愛惡一偏善惡易位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曰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講筵卷子十八日

大學脩身在正其心章

臣某前日進讀此章蒙玉音有槁木死灰之問臣已具陳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陛下已俞之矣臣退而思之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人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可委之無用乎吾道異端之分正在於是不可不察

治國必先齊其家

臣某按此章辭義明白不待贅陳但怨之一

字學者多認為寬厚闊略之意其實不然蓋
已有善亦欲人如我之有善已無惡亦欲人
如我之無惡又論語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皆是推己及人之謂舊說如心為恕其義
却通彼以寬厚闊略為恕者誤矣

臣某又謹按此章既引桃夭之詩以明夫婦
相宜然後可以教國人又引蓼蕭之詩以明
父子兄弟足法而後國人法之為人君者要
當實體乎此非可以徒誦說而已也漢高帝
賢君也以戚姬之寵而踈呂后以致後日人
彘之禍然則處夫婦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
唐太宗英主也然於事親友兄弟一有慙德
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復正然則處父子昆弟
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觀漢唐之事然後知
大學之垂訓真不可不佩服也

衍義九經章

臣某按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
齊於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
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

修身之要也。臣謂熹之言至為精切。蓋齊戒明察所以正其心也。盛服儼然所以正其容也。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制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萌。此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敬而已矣。內外動靜無乎不敬。身安得而不脩乎。熹又嘗作敬齋箴。自首至尾皆發明此意。臣已載之於衍義。

中

操存省察

惟

聖明其參味之

臣某又按九經以繼絕世舉廢國為懷諸侯之首。蓋自昔帝王相傳之法也。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後于薊。封舜之後于陳。而孔子於堯曰篇。歷叙二帝三王傳授亦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中庸之言蓋祖乎此。夫以齊威公之在春秋。特一霸主爾。猶能存三亡國。後世稱之。其視戰國之君爭地爭城滅人之社稷。絕人之祭祀者。善惡相去遠矣。漢初功臣剖符世爵。迨元成間稍益衰

微不絕如綫杜業進言以為內怨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顏師古曰以立亡國之後為安泰也

今功臣之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甚可悲傷成帝感

其言於是復紹蕭何之世迄于哀平又增曹參周勃之後史氏書之以為美事漢祚中微

光武紹起復享國者二百餘年是亦仁厚之報也唐李懷光先有功而後背畔德宗念其

前功為之立後當時諸將莫不感歎本朝故事每大赦令輒求昭憲太后子孫或及

趙普之徒往往有司以為具文而中興以

後功臣豈無湮微不祀者當此兵事方興之時謂宜訪問加以存錄至於骨肉之恩析而

不殊殊絕也尤仁聖所宜哀惻也故因九經之義推而及之以贊陛下矜恤之仁云讀

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為侯之詔也言骨肉之恩雖有離析

而無可絕之道臣之此言蓋恐同姓近親豈無絕世不祀者歟陛下訪問而為之立後

也又奏二帝三王惟其以興滅繼絕為心是

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絕
人祭祀秦為尤甚報亦如之大抵續人之祀
者乃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絕人之祀者非盛
德事天之所惡也 上意亦覺悚動退而李
正言甚稱開陳之善謂其言切而不露也

講筵卷子 二十七日

大學絜矩章

臣某按此章言平天下乃曰君子有絜矩之
道何也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慈始且如
為人之子而事不慈之親雖不敢怨必非所
欲及其為父乃不慈其子為人之弟而事不
友之兄雖不敢怒亦非所樂及其為兄乃不
友其弟此皆所謂不慈也士大夫未仕為民
而見虐於官吏必不堪之及其仕宦乃不恤
其民僮僕使令不忠於主必深惡之及其立
人之朝乃忍欺其君凡此皆不慈也怨者以
已度人之謂我之所欲亦入所欲我之所惡
亦人所惡故以所欲者施之而不敢以所惡
施焉此所謂絜矩也凡為人者皆所當然而
為人上者尤不可不然杜牧賦阿房宮謂秦

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
如泥沙已歆絲奢而剝民之肌膚膠民之膏
血此之謂不能絜矩也故為人君者處宮室
之安則憂民之不足於室廬服綺繡之華則
憂民之不給於繒絮享八珍之味則憂民之
飢餒備六宮之奉則憂民之曠鰥以此心堆
之使上下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歆有均
齊而無偏陂有方正而無頗邪此即謂絜矩
之道臣竊見比年以來元元愁苦者衆兵興
之後三垂戍守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
閭委巷有飢凍切膚之慘窮邊絕徼有風沙
眯目之悲願 陛下以惻怛之心施惠卹之
政雖其仁未能徧及然能選良吏以字之擇
良將以拊之使民無剝膚之苦士有挾纊之
溫是亦仁術也 臣於衍義察民情之篇引采
徽七月等詩專陳頌悉惟燕間賜覽仍推而
行之則天下之平有日矣

講筵卷子

十二

大學平天下章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臣某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圍楚大夫定公饗之

定公趙簡子鳴玉以相簡子名鞅晉大夫也問於王孫

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附佩玉也對曰然簡子曰

其為寶者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

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

倚相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

之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大學所

引即其事也魏惠王以照乘之珠夸齊齊威

王亦言吾有臣四人而鄰國畏盜賊息是之

為寶與王異楚齊皆戰國之君然能知所寶

惟賢之意故其國安以強昨者權臣用事溺

意貨寶山東玉器搜括無遺使諸豪有輕中

國之心而於當世之人材則未嘗為陛下

收拾以備國家之用其昧於此亦已甚哉因

奏頌陛下不以金玉為貴而以賢才為寶

天下幸甚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

之入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臣某按先儒蘇軾之論以為前一人似房元

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元齡唐太宗之相也史

臣稱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王

魏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李勣封英衛而房

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

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所謂寔能

容之者也林甫唐元宗之相也史稱其妬賢

疾能當時有以材譽聞者皆以術抑遠之所

謂寔不能容者也太宗相元齡而唐以興元

宗相林甫而唐以壞欲知大臣之賢否者惟

觀其能容與否而已矣

講筵卷子 二十七日

大學平天下章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

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臣按古今生財之說未有能外此而言者而

先儒呂大臨推明之可謂確論矣韓愈有云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

食焉之家六益古者四民士農工賈而已後世益之以道釋所謂為民者六也農一而食者六宜其贍足之難然士主名教工治器用賈通貨財非無事而食也若釋與道則飽食安坐以蠹吾民而朝廷乃以幣幣祠牒為生財之資不知釋道日增則農民日減財之所自出者耗矣猥曰生財可乎此謂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也農民日減而耕者少則為之者不疾矣而國家之用度又未嘗量入以為出也以江左一隅之力而用度數倍於承平之時夫安得不匱口奏冗官冗吏冗兵之弊

云云

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之事執

窮極甚矣不變而通之其可久乎然變通之術豈有它繆巧夫亦曰節用而已爾用有節則經常之費易足經常之費足則祠牒之蠹可省釋道少則農民多生財之源無出於此惟陛下亟圖之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畜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於武帝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未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然苦不足也又曰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

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又曰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兼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臣竊惟仲舒此言蓋與

大學同指故略為 陛下陳之夫所謂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者故相是也位冠台司而鬻鬻賣公朝之官爵貴極人臣而奪攘平民之貲產貪鄙之風扇於上而汙濁之俗成於下士大夫惟知財利之可貴豈知仁義之可尊雖 陛下更張以來蓋嘗明示好惡而人心陷溺已深莫之變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趨利舉世之人皆趨於利則知有已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平居則欺君以自利孔光張禹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利華歆陳群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後梁是也甚者不奪不厭食如莽操之所為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豈虛也哉惟 明主在上 思有以返之則天下之福也

講進讀大學章句手記

十月十四日進讀大學章句經文至明明德新民奏云聖人之道不過成己成物而已明明德成己之事也新民成物之事也成己者體也成物者用也只此兩言體用備矣至在止於至善

奏云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
且如 陛下居人君之位則所止在於仁須是
行愛人利物之政使鰥寡孤獨各得其養昆蟲
草木咸遂其生如此方爲至若只姑息小惠非
仁之至也又如 陛下爲 先皇之子不但生
而謹奉養沒而嚴祭祀便謂之孝須是坐則見
先帝於牆食則見 先帝於羹一念不敢少忘
又必能繼 先帝之志述 先帝之事以安社
稷保宗廟然後爲孝之至不然則雖孝非至也
又如臣之事 陛下當止於敬若但以擊恐曲
拳爲敬此敬之末也必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
陳善閉邪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然後爲敬之
至不然則雖敬而非至也其它如父之慈與國
人交之信皆要到十分盡處方謂之至善又讀
至古之說明明德於天下處奏云下文只言天
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天下之人皆
已得其本心皆已復其本性書所謂黎民於變
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如此方是明明
德於天下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
矣然先儒謂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

故聖人於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天下平不然則只是小康而已未可謂之平也又讀至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奏云此是兼心與性說人之一心兼統性情性體也情用也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

篇本文公說

讀至章末奏

云此章自心而身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本末次第粲然甚明然不是大學初說自堯以來已如此說因舉堯典明德睦族一段臣於衍義已備言之矣但堯是生知之聖不須下格物致知工夫若湯武則學而知之湯之學於伊尹武王之間洪範問丹書即格物致知之事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銘盤以自警武王於戶牖楹席觴豆弓矛亦各有銘此皆誠意正心之事也又再拈起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二句奏云雖是知至而后意誠然亦非是待知至了方去誠其意且如陛下日對儒臣講明經史此格物致知之事也日對輔臣議論朝廷政事人材賢否此亦格

物致知之事也退御宮庭省閱天下章奏講求
四方利病此亦格物致知之事也臨朝必敬退
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對嬪御近習亦必
敬聲色玩好無所或溺喜怒哀樂不敢妄發此
即誠意正心之事也一日之間二者未嘗不可
交用其功不但一日只此俄頃間便都做得但
大學必以知爲首者須是見得天下之理了然
明白此爲善此爲惡此爲正此爲邪則私意邪
念自不敢發所以格物致知最爲切要也願
陛下自今於講論經史之際 聖意有所未諭

不妨反復詰問須見得道理分曉然後已於講
論政事之際亦與大臣反復論難直見得可否
分明然後已省閱章奏亦反復考究見得利害
明白然後已如此方是格物方能致知若只汎
然說過汎然看過不曾著意考察豈得便謂格
物如此安能致知仰瞻 聖顏大覺和悅既畢
忽蒙 聖訓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便合就今
日進讀某謂前所進已納禁中今須再令講筵
所寫別本然後可讀即以未辦爲對 上曰已
在此矣即見內侍捧前所進第一第二帙在前

某即前奏曰臣所纂輯之書出於愚陋之見奚足上裨 聖學庶初志止欲備燕閒之覽今乃仰蒙 睿旨令臣進讀此千載一時之榮遇再拜祇謝畢展卷進讀讀畢奏曰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踈時而獻者蓋待 陛下親政而後獻者若權臣尚在 陛下未親大政雖欲進獻必無由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得備進讀命坐賜茶畢 上曰外路會價尚未能登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某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監司郡守不留意然其間亦有留意者大率常物之情少則貴多則賤自故相在時印造多了今又遷事方動未能減印造之數所出太多故賤嘉定年間換易新會臣親見本末其初緣都司非人用以二舊換一新之說人情疑惑不行廟堂忿之遂用嚴刑峻法犯者百姓至於徒流估籍官員至於追勒賤斥終無效驗數年之後朝廷厭於稱提始行其所無事却一歲增於一歲至庚寅辛卯年間外方或六百文足少亦不下五百五六十文足以此見嚴刑峻法初無所益臣方欲具劄子乞 朝廷專委版曹一二員

討論利害而推行之大抵必須少減印造臣亦
有小策欲獻廟堂不敢以瀆 聖聽是或有以
嚴刑峻法爲言者切不可施行幸 陛下垂念
上欣然聽納

是日進讀大學章句畢係初進讀合再拜叙
謝 上曰自此望卿啓迪毋或有隱賜茶畢
上曰虜使來議和聞外間議論頗紛紛奏曰
臣却不聞外間議論但自古兵交使在其間
縱使虜人已犯邊若有使來猶當禮接况未
嘗犯我乎或謂欲卻而絕之或謂宜拘番勿

遣此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欲和
之意切不可輕信蓋金人昨以和誤我後來
虜人又祖其故智以誤金人今日雖不可沮
其善意亦不可墮其姦謀邊面之備一事不
可闕略一日不可稽緩惟 陛下深留 聖
念 上又謂彼欲來朝見如何某問彼有國
書否 上曰無之某曰如無國書何名引見
要之只合就鎮江發遣必不得已都堂接見
可也

十九日進讀大學章句至明德章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因思前次說明德是兼心與性說尚未分曉遂引程易傳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此明德正是說性不曰性而曰明德者蓋明處是心明底是性心是虛靈底物着得許多道理在其中光明照徹故曰明德讀卷子到 陛下將湯武之語及古人自警之詞書而揭之左右奏云昔 哲宗好寫唐人詩句范祖禹在講筵將尚書論語孝經撮其要語二十餘條請 哲宗於親御翰墨之際書之以

代詩句蓋聖人之言句句有益非若詩句之無益也臣今日所陳亦祖禹之意是日 上領納

又奏邊事已見端平廟議申 聖語狀

講筵手記

二十六日進讀止至善傳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因舉朱文公曰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且如行都在此自南來者必止此方是止處若只到衢發固未是當止之地若到此又越而之它亦不是得所止自它處來亦然又讀至君仁臣敬處再舉十四日語以奏又讀學者於此

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奏云朱某此二語乃是發聖人言外之意蓋理之淺近者易見而精微者難知若於義理只見得皮膚往徃便以未善爲已善小善爲大善惟是窮究到精微處方知三分之善只是三分七分善只是七分不至以下爲高以淺爲深此學者所以貴於致知也推類云云以五者大倫言之此只說君臣父子朋友而已若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又推之萬事萬物莫不有當止處如坐如尸坐之所止也立如齊立之所止也視思明視之所止也聽思聰聽之所止也自餘亦莫不然又讀至切磋琢磨處奏云仁敬慈信是言當知所止至此方是說下工夫處大抵聖賢之學只有兩端窮理脩身而已如此篇所謂格物致知是窮理也誠意正心是脩身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修身也聖門只是此兩項功夫又讀章句云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奏云如陛下日御經筵與儒者講論經史此所謂講習討論也若只說過便了何益於事須是退而省察吾之言行有

無未善吾之過矣有無當改其合克去此即孔子所謂克己也學與自修二事相爲表裏不學問固不能自修學問了又不可不自修又讀章句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奏云朱某釋經一語不妄下凡製物爲器須切磋成形質了方可磋磨若未切磋如何磋磨此所謂治之有緒也既切磋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此所謂益致其精也講學修身亦然又讀所進故事至論虜人多詐處曰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鉛蜜也禮貌之尊設機穿於康莊也飲兵遠去鷲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既略說其義又再讀過曰頌 陛下毋忘此語 上曰此說極是賜茶畢 上問虜人議和未可輕信奏曰臣適嘗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楊恢書云在襄陽聞虜酋元不曉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將投拜之語改爲講和其說頗詳上然之奏云朝見一節如何 上曰且候使人到來商量待後吉後引見李奏虜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測奏云此臣所謂鷲鳥將擊之形也遂退

講慈進讀手記

初八日進讀大學章句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奏云人之爲人受天地正氣以生故其心虛靈不昧其於義理自然有知如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即良知也所謂本然之知也然雖有此良知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到極至處亦無緣知得盡且如事親雖知當孝若不曾於孝上細細推求未免以末節細故爲孝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若論父兄有事子弟能代其勞有酒與食先以奉父兄豈不是孝然只是孝之末子夏便以此爲孝亦是知未至賴其能問故聖人教之進上一等然承順父母顏色爲難亦只且就子夏欠處說未是孝之極須是事親如事天方是孝之極大抵天下之理推得一層上又有一層所以聖人曰物格曰知至皆是要到窮極至處上曰極是又讀卷子至晉清談梁苦空處因奏陳人君須理會著實

道理不要談空說妙 上曰極是又讀到臣所
進行義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為格
物致知之要本末粗備以卷帙稍多未即進讀
願 陛下萬機之餘早賜覽觀則於窮理之學
將大有所進 上曰此書朕時時自觀是日讀
卷子用兵之舉只為見得一邊道理遂輕易為
之又讀漢成帝荒淫一節專陳之間語頗峻切
仰瞻玉色略無少忤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六日進讀大學念懷章引朱文公曰此四者
只要在無中發出不要先有在心下 上曰如
此須如槁木死灰始得奏云不然中庸謂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
只要發得中節如何無得且如大舜見象喜亦
喜是聖人不能無喜也文王一怒安天下之民
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是聖人不能無怒也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聖人不能無
憂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聖人不能無樂只要因物而發不可先有此積
在胸中如 陛下今則未應物之時其心湛然

少間與物相接事之當喜者須喜事之當怒者須怒但當喜怒之時便須自省此盡是發於義理邪發於私欲邪若發於義理儘不妨發於私欲則不可入之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為其惟能遷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知外物之不足厭矣此言最善若都要無此四者如槁木死灰然則此心遂為無用之物此乃釋氏之學若吾道則有體有用寂然不動者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用也體用兼全所以無弊釋老欲委其心於無用所以應世不得上深以為然喜見

玉色又讀卷子論衛莊公唐明皇事隨文解說畢又再提起曰衛莊公踈賢配而親嬖人唐明皇遠正后而昵豔妃卒召禍亂今日必無此事然願陛下深以二君為鑑上亦無忤色而

思之合對云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偶不之及賜茶畢上問

有所聞否奏臣無所聞因言及財用窘匱奏云今日當此空匱之極別無方法只有樽節一事可行臣方欲具奏偶吏部郎中兼左司鄭寅輪對已及凡其言甚當願陛下諭大臣速如所請施行上然之李左史亦開陳頗詳併及覈

軍籍虛額事奏云前日李鳴復亦曾及此 陛下已諾之矣 臣謂宜先令諸將自以虛額來上却委總領或它司審覆則諸將不敢爲欺又舉孝宗褒邵宏淵因上虛籍擢爲觀察使事奏云須如此施行則彼有所慕臣已嘗以此白宰相矣若果行之一則有實脩一則省虛費 上又云近來既不出兵省得生券一項費用奏云生券一項所費甚多今不出兵所省不少又再及樽節事奏云若欲樽節費用須 陛下力行節儉以爲群臣之倡 上謂然因讀衍義中庸九

經章奏云近見李壘初對劄子論此章因及時事大有所補 陛下必嘗反復觀之 上曰朕亦嘗反復又至朱文公章句若親而賢則固實之大臣之位矣因及趙丞相 汝愚 本末曰本朝宗室未有如汝愚比者故可居宗室所不可居之位及力贊配食之議

講筵進讀手記

十八日進讀大學治國在齊其家章至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奏云赤子雖未能言然飢飽寒暖之類

其情可測而知為之母者以已心真實求之雖有不中亦不相遠國人之情固未易盡知然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國其理一耳非先治家後却旋去學治國也故曰云云又讀至卷子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奏云臣達舉似此語與李大同大同以為下不可字不得蓋此心自是活物如何把做槁木死灰終不能使之如此此語甚有理非臣所及乞 陛下垂問大同令詳言之 上顧李令說李遂云云某又奏釋氏有死心之說心是活物如何可死又如釋老不拜君父凡離絕人倫然其在寺觀中依舊有主首有副貳有所謂師兄師弟何嘗絕得人倫吾道中所謂君臣父子是真實有之彼却是假合底以此見得聖人之教是循天理之自然釋老是以人為強軋使然李復云云讀至具衆理應萬事處奏云入之一心至虛至靈至微至妙經緯天地裁成輔相皆自此出以為槁木死灰可乎 上意喜甚玉齒粲然又讀卷子衍義九經處卷記錄在下賜茶畢李正言論時雪不降由豫常燠若某因奏周

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周之先王以仁治天下
後世浸失之舒緩天以常燠應之秦以急刻爲
政天以常寒應之刻急固不可舒緩亦不可中
庸至聖章旣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必曰發
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二者皆不可偏 陛下非
無剛斷者如更化之初逐二小人治二賊吏臣
時猶在泉南筮聞聖斷一時士大夫莫不震肅
貪鄙之風幾於盡掃自頃以來乃似姑息巨姦
宿賊悉逃憲網上下觀望無所畏憚州縣之吏
貪暴如初民無告愬惟其政令不行紀綱不肅
所以上天仁愛示以常燠之罰易言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使天有陽而無陰則能生物而不能
成物何以爲造化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不可
偏頽 陛下深體大易之義仁之與義務在兼
行不使一闕庶可仰承天意 上然之

講慈進讀手記

二十七日進讀大學絜矩章卷子至比年以來
元元愁苦者衆一段奏云臣猶記 紹熙年間
所在公私充裕民物熙熙迨 慶元間漸不如
紹熙矣頃年以來民人愁歎盜賊蜂起皆由橫

臣大開賄賂之門爲監司郡守者極意括克以充苞苴於是民窮至骨爲將帥者亦極意括克以充苞苴於是兵窮至骨矣所以兵民胥怨喜亂樂禍之心人人同之更化以來雖已禁止苞苴然軍民愁歎如故此無它由未嘗選良吏擇良將以任撫字之責州縣之官貪鄙如故故也
願陛下俯晉聖念幸甚

講筵進讀手記

十二月十三日進讀大學卷子論秦誓一个臣云云因引蘇軾說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

李林甫 上喜曰此兩句說得好讀畢賜茶

上問曰曾見丞相劄子否奏云臣未之見不知

論何事 上曰論虜使朝見事奏云臣雖未

劄子昨同李臺詣相府見丞相言見將軾使朝

見禮節委左司鄭寅斟酌省去可省者用其可

用者其區處似已穩當又奏朝見用何禮 上

曰臨軒奏云臣昨聞余鑄言欲用臨軒之禮臣

不勝其喜嘗囑鑄白廟堂勿改前說既而見丞

相却有所疑今仍是臨軒極當 上曰近方檢

得乾道某年引見蕭鵬已例奏云既有故事尤

善 上問徐僑以爲不當引見如何奏云徐僑老儒惓惓憂國彼蓋據所見而言初無他意大抵 朝廷行事最不可惡人異論如有此意則後來有事無人敢言遂成緘默之風利害非細據臣愚見見與不見皆未甚利害但和議決不可恃臣欲 陛下親御宸翰諭三邊制帥大畧言轉使之來不容不以禮接邊臣切不可恃此緩於修備 上曰丞相欲作書與諸處又奏丞相自作書更得宸翰丁寧尤善漢光武手書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古之英主大抵如此本朝 神宗留意邊事每夜御燈火作書以賜邊臣故陳師道之詩曰夜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煙入長笥但味此語可見精明英偉氣象上曰然臣向歷數郡又漕江東如建康如洪如潭如福皆有 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永次第或問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 孝宗一念只在生靈故勤勤訪問臣願 陛下視以爲法 上首肯退至中途有講筵吏稱有御封文字下本所陳尚書已拆看訖請過國史院與衆官商量及取觀乃鄭丞相劄子論韃人

朝見且詆言者之非諸官既集乃議具奏云今
月十三日蒙 御寶付下右丞相鄭某劄子論
韉使朝見事臣等竊惟韉之情偽雖未可知彼
既奉幣來朝以禮接之似未為過但邊備自此
愈當嚴飭丞相希未已極詳盡願 陛下加意
力行庶幾有備無患焉畢徐常卿僑不肯書名
遂於末添云內徐僑已見近已別具奏陳

講筵進讀手記

乙未正月廿二日讀大學衍義人心道心畢

上問前輩言當理即是中如何奏云事到理當

處無過不及即是中聖訓得之矣又讀已見劄

子畢欲退 上曰且坐奏云經筵之禮無積絕

蓋奏事在御座東坐又在西故也 上曰不妨

奏云適讀劄子蒙 聖諭嘉獎容臣拜謝遂降

階謝由西階上就坐 上曰近觀卿所上論壽

劄子可見愛君之心與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鑑

同意又問近日朝廷事體如何奏云近日事體

與未親政前大段不侔但人臣之義以責難為

責不以贊美為忠必如臣所奏凡事真實力行

乃可 上曰然又問士大夫少肯任責者奏曰

臣下任責者固少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若隨其材之長如善治財賦者委以財賦善治刑獄委以刑獄雖欲不任其責有所不可得臣劄子中已言之願 陛下詳酌施行又問亦有稱職者否奏百官中亦儘有稱職者如詞臣惟臣衰退不足道若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職又如臺諫亦多稱職又問近使接待使人事處得如何聞大臣曾與卿議之奏云此番待遇使人區處似已適中所委鄭寅文獻故家多識典故其所裁酌頗得其宜臣亦蒙朝堂不鄙俾陪末議不敢不盡其愚區區之見王撤之言斷不可輕信歲幣亦未可輕予 上云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大臣欲煩卿典領文闈一新宿弊為朕收取實材奏云臣未學不足當此然既蒙陛下使令不敢不盡心為 朝廷網羅實學之士 上又言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書之類不可不革又宣諭云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俟典舉畢當大用卿是日欲退而留者三既歸私居良久有講筵使臣張文用者到門云御帶王某得 旨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

九齡進千秋金鏡錄事一軸賜卿遂具劄子謝
次日上謝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翰林詞草

大禮御札赦文

郊祀大禮 御札

勅内外文武臣寮等朕奄宅庶邦于今七閏念
宗社續承之重若涉深淵雖宮庭夔護之微如
對上帝矧當禋祀尤極嚴恭鄉更中外之多虞
益顯高明之垂右銷旱蝗之孽浸格豐年洗戈
甲之腥溢為和氣既訖小康之效益崇大報之
儀况嘗游饗於堂慈茲用恪修於郊類方將推

焚而迎日至文且奉瑄而見雲陽爲百姓以祈
敢云專鄉采諸侯之助其罔弗欽爰飛先期亶
孚群聽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謁款于南郊
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毋或不恭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郊祀大禮赦文

朕以眇躬嗣承先烈今寧王遺我大寶茲持守
之甚艱而上帝監于四方實照臨之有赫居懷
兢業罔敢荒寧自更化之惟新益厲精而加勉
一日必謹五年于茲幸昭受於天休獲鞏安於
國步昔羽檄交馳之地今惟玉帛之往來昔粒
食垂罄之民今有京坻之充積豈豎心涼德惠底
小康亟詔有司稱秩元祀故嘉薦屢修於重屋
而縟儀久曠於崇丘茲惟其時祗率舊典奉幣
而款真宇灌圭而朝太宮合祛兩儀升備一
祖樂備圜鍾之奏詩歌成命之章象質素於陶
匏罷周張於黼黻蓋極天下之物不足報功惟
盡內心之誠庶幾克饗有祝史正辭之告無祠
官祈福之私高靈顧歆協氣充塞飛雲六出既
先事以應期嚴日重光復彌旬而開霽雖迄熙

成之禮愈動祗栗之思緬懷 慶曆之郊禋恭
味 仁皇之諭旨除降祥之地而懼采切席已
安之勢而念益深大哉聖謨實為可法矧如菲
質敢替此心屬當外內無患之餘尤軫夙夜畏
威之戒欽念求端而後事莫如尚德以緩刑其
誕布於恩綸庶均霑於帝祉於戲天生民不能
獨治故付予統理之權后非衆罔與守邦宜加
乃困窮之惠惟內之群工庶尹若外之方國元
侯共體好生之仁俱懷拯溺之念推德意以達
于下諏疾苦以告于朝俾萬物各遂其宜微一
夫弗被其澤庶膺眷佑同享丕平

制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
郡開國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
戶實封四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麻
制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尤先於篤舊
維朕元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奉師傅
之重厥有明命告于群工具官錢象祖器度宏
深材猷瓌碩生重侯累將之裔有先正名臣之

風其踐政涂非群議於兵釁驟開之日其登揆
席翊萬機於朕躬親攬之初功名赫奕以不居
進退雍容而有裕粵予上嗣正位前星既主鬯
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虞協風揚從律
之龢搢紳盈庭景曜煥重輪之瑞緬惟黃閣攷
諧之老久宣青宮調護之勞獨興嘆於滯南諒
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獎舊勲學士象回時
仍延息之邃職孤卿位九棘陟亞保之歸班珍
臺更使領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戲元良之
正萬國夙嘉輔導之功二公之弼一人更籍謀
猷之益勿以爾身之居外而忘臣職之效忠徃
禪乃心祇若予訓可特授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
壽觀使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
食實封制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
以垂百代之憲故齒胄行而國人化主鬯定而
宗廟安既鉅典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
父夙號賢王其頒制冊之公用聳廷紳之聽具
官師揆器資宏裕業履端醇逮事 阜陵恩隆

猶子之愛受知 光考詛均同氣之親而能恪
守宮庭動循矩度賜履襲裘園之舊辨儀參宰
路之崇德盛而禮彌恭位高而志愈約朕若稽
古訓豫建元良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 至道
朝元之故事顧瞻群彥紛鸞鷲以充庭有帝宗
英儼貂蟬而在列爰加命數以侈榮懷仍節制
於元戎峻等威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位以
煥宗正二星之曜申衍豐租具昭殊眷於戲三
眠之重百辟所瞻弘化弼予雖少異周王建官
之舊制節謹度當毋忘宣尼守貴之言於昭令

猷欽對嘉命可特授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
王不傳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

制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
人倫期底萬邦之協朕鑒觀往訓冊命元良既
典章文物之一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悅厥有大
賚宜先近親其敷渙恩用穆師聽具官不傳令
猷淵邃雅量冲和早晞沛輔之賢矜嚴有度晚
慕辟強之節清靜自娛以真王紹服於濮園以

大將擁旄於雲水振振信厚蹈承平公姓之風
抑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星之位聿
彰游震之符毓明德而居少陽丕隆國本鋪鴻
藻而伸景鏢誕舉邦彝有偉竒英與陪盛禮是
因繼體之義思廣篤親之仁締冕篆車俾政參
於寅亮珍臺閒館仍自造於燕頤增衍真禽併
昭茂澤於戲大宗維翰朕欵致本友之強三孤
弼予爾尚期名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之戒
斯無媿以德詔爵之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
待授

史彌遠特授正奉大夫依前起復右丞相
奉化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天下之本在元良左右得賢則萬邦正人主之
職論一相經綸有道則百度修朕蚤建皇儲迄
成繹典廼眷股肱之良弼夙殫羽翼之深功其
敷渙恩以詔群辟具官史彌遠寬閑而鎮栗剛
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之誠足以衛王室有忘
身殉國之節可以通神明自持橐於甘泉即橫
經於資善琢磨令範斧藻大猷掃浮雲而開泰
清再康天步導前星而貳宸極益固邦基乃登

籌帷乃穆台宰進則謀謩黃閭以燮諧萬化之
元退則陪輔青宮以講明三善之益展也宗臣
之望凜乎先正之風屬載考於上儀當亟褒於
中鉉義深體國固無懷寵利之心賞或忘勞何
以示賢能之勸用晉文階之峻申陪并賦之優
於戲日重光而月重輪既丕昭於令德河如帶
而山如礪方首序於元功惟君臣相得之甚艱
而事業當圖於不朽勉摠閎韞庸副殊知可持
授

楊次山特授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食邑

食實封制

朕蚤建儲闈幸修冊禮黃麾設伏眡元會之盛
儀鱗篋充庭奏明安之雅樂班行悚動朝野歡
康既闕宗祏之休宜錫后家之澤維親賢之莫
二肆命數之兼崇揚于大廷告爾多士具官楊
次山耆明而肅艾簡靜而裕和早奮右庠旁貫
九流之蘊奧晚聯左戚蔚為百姓之儀刑自膺
齊旄繡袞之華久遂閒館珍臺之佚位叅將相
行無改於布帛名在族媼身弗留於輦轂得遠
執避權之體有闔門養重之風惟朕躬親攬於

政機顧后德實多於內助比宣離明繼照之象
允資坤載順承之功典策告成邦家切慶若時
懿屬可限彝章其登外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
苴茅之貴指洞庭之野麾幟不移畫滁水之陽
封疆特大置為異渥復掩前聞於戲若古訓言
位祿匪期於驕侈維大明畏謙盈隨示於益虧
爾其守樊侯謹約之規晞實君退遜之節勉有
忠蓋思保寵榮庶無後艱水有終譽可特授少
保進封永陽郡王依前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
觀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仍令所司
擇日脩禮冊命主者施行

奏劄子

臣恭覩陛下以東宮冊禮告成明詔疏恩戚
里之賢寵數優隆加以王爵稽諸典故所未前
聞然其老成靜重公論素所推予身為外屬而
避後權勢不居京師治家教子風聲凜然誠近
世戚畹之所未有意其賢德夙簡聖心故因鉅
典之誠特示寵擢臣承命草制亦能推明陛下
下所為褒表之意播告中外矣然臣伏觀古今
載籍之傳莫不以恩寵太盛為外家之深戒漢

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
溢未有能終天道惡滿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
也興亦有云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
當知止夸奢益為觀聽所譏惟二人者其所操
持若是故其子孫昌熾世有令聞為史冊之光
臣愚竊謂二人之言蓋陛下所當知而戚里
所當鑒也夫倚伏無常古今所畏崇猶塵積釐
若駭機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豫慮伏惟陛下
清燕之間省觀樊陰之所由得追跡梁竇之所
由失常思所以安全外族俾蒙謙靖之福而不
墮滿盈之咎斯誠宗廟社稷無疆之休臣以非
材承乏詞禁官雖甚卑其職則有唐供奉之舊
故敢因事陳愚妄希李絳白居易之萬一惟
陛下裁赦臣不勝大幸謹具劄子陳奏以聞伏
乞 睿照

史彌遠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
使兼太子少師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夙興眡朝夕惕念治攬萬機而兢業若
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頃以安危之
寄起于艱疚之中素冠纁纁既畢禮經之制亦

爲凡几庸新宰路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
官吏彌遠清明而莊重宏毅而粹溫勳相我家
世修旂常之載端誠於國心逾金石之堅當群
狂之橫流仗孤忠而首奮不爲禍福之慮獨隲
社稷之言掃袂第於太微乾端澄肅正少陽於
貳極震器尊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
方圖夾輔遽服私憂蔽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
以勤勞熙帝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引類之
風有新衡銷萌之畧雖閔寤至孝欲畢三年之
哀而元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吉制宜舉

徽章論道巖廊兼摠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
模範之良以并賦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維國
舊典匪予汝私於戲天難諶斯詎敢忘惟幾惟
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
愛日以有爲爾尚輔予之不逮四事未施則周
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瀆勉行
所知無媿前哲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
進封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太微南宮上將拱端門之位羽林北落衆

星聯壘壁之光朕仰觀乾象之文近飭師兵之
衛惟子圻父杆我皇家其須贊書以竦群聽武
康軍承宣使幾前副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夏震性資襟重風
稟沈雄早振迹於顏行晚策勲於盟府執戈衛
社闢如貔虎之威仗鉞奮忠迅若鷹鷂之擊心
惟享上誼不辭難遂臣中權遂司留務扈徽道
千廬之邃肅穆無聲領屯營萬騎之嚴訓齊有
紀疇其多績錫以褒章建蜀道之戎麾正巖除
之使領豈云假寵予以勸忠於獻若時將帥之

臣蓋無越六旄之貴維我祖宗之世率以旌
百戰之多爾其思恩遇之難疇惜功名之易老
惟廉可以飽士惟公可以服人徃其欽哉勿替
朕訓可特授武信軍節度使進封舞陽縣開國
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夏震除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
封武陽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授齋壇之鉞方渙號之誕敷挂神武之冠
忽需章之亟上若時虓將厥有駿功茲折解於
殿巖肆進登於尉府敷我明命告于治朝武信

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舞陽縣開國伯食邑
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夏震少以勇聞晚由忠
顯頃屬攬權之始與聞去惡之謀以號令一衆
心若周勃入北軍之日以感慨圖王事若多詐
領羽林之時繇列校而秉中權自庶車而陞留
務久總凝嚴之護甫頡節制之權而受寵若驚
以疾來諗念將冀呂蒙之愈莫如聽李靖之歸
庶休精神以便藥石佩秦官之印綬式獎爾勞
建漢將之鼓旗俾仍其舊胙之侯爵豐厥圭畚
於戲垂車而傳子孫雖已從於閒道闔門而養
威重猶可備於諮謀尚勉衛生毋忘報國可除
太尉依前武信軍節度使致仕進封舞陽郡開
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
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令所
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支參扶國棟言念 阜陵之近
屬存者幾人有嘉秀邸之象賢蔚其未老方賴
維城之助遽騰謝事之章告于大廷敷我明命
具官師垂器資閑裕德宇靚深憑宗廟之休光

襲父師之餘訓建旄開府富貴無矜麥之心鳴
玉會朝進止有安詳之度比典司於屬籍旋燕
俟於祠庭載渴儀刑每履朝夕龍旂孤鞞尚庶
幾伯父之來乘馬路車其敢忘君子之錫云胡
抗牘函請挂冠所期爾壽而爾昌詎意斯人而
斯疾重違其志姑遂厥私宜陞亞保之班併衍
多田之賦於戲若時同姓實衛我家雖公族枝
葉之浸蕃有光前古而老成典刑之日遠良惻
朕心尚體眷懷勉綏福履可

吳瓌特授少師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聞仁莫大於篤親義莫先於貴齒惟有
周任妙之德終古難忘顧中興陰馬之家舊人
無幾獨餘一老父列三孤邊謝事以言歸為彼
章而太息敷時顯冊告爾庶工具官吳瓌逮事
高皇馮休 憲聖以位則絕九卿之席以屬則
先四姓之侯而能敬恭自持終始弗懈退遜如
廣國未嘗以貴而驕人畏謹若樊宏恒欲守謙
而全已繼 太皇之盛烈有大造于我家慈惠
宅心端母儀於四世從容定策贊內擅於 三
朝追懷保佑之功莫伸覆載之報幸爾身之未

一三
毫猶朕志之少寬廼以疾聞難於詔奪其疏茂
溘俾亞維師元戎秉鉞之雄上公賜履之重悉
仍舊服申錫新畬於戲老成國之著龜懿戚予
之肺腑今其徃矣寧不盡然尚保垂車之榮未
忘授几之寵可特授少師依前招化軍節度使
華國公致仕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
所司擇日脩禮冊命主者施行

史丞相回授加息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
實封制

下三代之教太子必惟端士之求五等以命
諸侯無越上公之重矐予昂輔久翊震宮若時
祖宗謨訓之書尤賴朝夕講論之力既聿新於
令德宜優答於元功胙土分封揚庭重衆具官
史彌遠直方以大明哲而忠昔保衡作我先王
丕昭末世之烈而伊陟格于上帝克篤前人之
休自入侍於甘泉即泛游於資善收威柄而尊
王室密贊至謀建儲貳以重宗祧獨陳大議暨
秉鈞樞之任益殫羽翼之誠謂將開迪於英猷
莫若叅稽於成憲繇 藝祖而至 真廟源流
一道之相承自治體以及邊防渾噩百篇之具

在肆因誦說時寓箴規俾元良有得于中猶列
聖實臨其上屬周厥帙爰獎爾勞廼屢形考父
之恭期必遂范宣之遜勉馳階品僅衍賦輿陸
先正賜履之邦示奕葉傳龜之寵若太公於齊
姬公於魯有周以表殊勲而呂氏之申韓氏之
儀我 宋以為盛事載放新渥增煥舊聞於戲
父子登庸既萃一門之美君臣相救當圖千歲
之安朕方惟保國之孔艱卿亦念承家之匪易
尚懋播菑之業永堅帶礪之盟

希惲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進封制

朕導 列聖之撫厚同姓之禮雖雍容朝謁未
嘗貴以事功而焜耀寵名或兼榮於將相矧予
濔後時乃宗英其分陝有召公之風其治魯有
伯禽之政遽茲告老寧不疚懷明敷贊書丕聳
群聽具官趙希惲出 藝祖神明之胄擢 阜
陵俊造之科行若不勝其衣而有任重之器言
若弗出諸口而優經世之材以璿源屬籍之親
守圭竇臞儒之行自縮楚東之印迨持江右之
麾悃悃無華慕漢京之循吏清靜自定師蓋公

之至言比奏最於全吳俾偃藩於姑孰庶幾坐
嘯之樂可忘卧理之勞迺貢誠忱頌從間燕進
班奎駿賦祿珍其臺曾詔墨之未乾已曩封之俾
至覽觀太息訓諭莫回所期爾壽而爾滅詎意
斯人而斯疾其膺元戎十乘之拜併眡上公九
命之儀以賁菟裘之婦以昭麟趾之寵於戲維
今人才難得之日有若公族間出之賢非獨填
撫侯邦賴翰垣之重抑亦夾輔王室倚枝幹之
彊顧中道以退休揆予衷而增慨尚其冲齋對
比褒庸可特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致仕進封天水郡開國侯

建武軍節度使充鄂州駐劄

御前諸軍

都統制王喜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躬展南郊之盛禮瞻懷西土之功臣雖
軍國異容莫與執籩之列而戎祀大事盍均授
朕之恩渙是明綸孚于衆聽具官王喜性資粟
鏡風際沈雄窺王帳之奇蚤研窮於機略拓銅
梁之阻晚震懾於威名誠存金石之堅功耀旂
常之載久摠戎於順政旋易戍於武昌紀律精
明足以厲三軍之氣笑譚愨暇居然折千里之

衝屬予拜况於中壇念汝宣勞於外間用荒采
邑俾洽神釐於戲朕敬於事天爾當視以爲尊
君之法朕仁於惠下爾當推以爲撫士之方益
懋勲庸永綏福祿可

隨龍保成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譙令雍
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誨曲臺之文展園立之祀敢言菲德足
膺皇皇后帝之歆獲迄曠儀實賴肅肅辟公之
相迺瞻龍潛之舊厥有駿奔之勞其敷詔息以
洽邦慶具官譙令雍温恭而有恪博譽而好修

自我先皇憚從游於朱邸迨予初載又司謨
於彤闈當眷知朱勳之時抗蕪靖無求之節齋
壇煥寵悅闕周星祠館清心澹如一日視執權
若將浼已處富貴不以驕人屬祇薦於明裡俾
肅陪於嚴衛念西鄰之禴祭受福既多豈南陽
之故人疏封可後其因舊履更啓新畬以廣欽
柴之釐以旌伐木之助於戲賜爵於廟王者之
至公事君如天人臣之明誼往堅素履式對鴻

休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門下朕蒐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
未皇大報賴天地降祥之應婁獲豐年三垂晏
清七政明潤廼御齋輅廼升嘉壇侍祠數百人
咸肅雍於漢時同姓五十國疇表倡於周盟有
偉者英實叅薦獻其盼贊無以告斯廷具官師
禹志行潔修性資疑粹黃流玉瓚挹之而有芬
馨清廟朱絃澹然而諧律呂屏驕倨貴游之習
迪忠純厚德之風自擁駢旌久安珍館雖跡北
闕之朝謁每問東平之起居比躬太拓之祠歷
祀 孝宗之室緬懷遺烈等覆載之難窮環顧

近親慨老成之無幾矧予茲祀嘉乃同寅其進
軀於孤卿併增陪於采邑上以體 皇祖篤宗
支之念下以伸冲人尊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
不敢康王者所以承丕命居寵而弗自溢人臣
所以求令名朕方堅畏威時保之誠卿其懋作
德日休之戒尚惟哲艾母族訓言可特授檢校
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充
秀安僖王園令兼秀王位檢察尊長天水郡開
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吳琰除檢校少保制

門下朕諏曲臺之儀肆園丘之祀鳴鑾夙駕喜
景氣之曠暘奠璧宵昇仰月星之明概靈娛來
格熙事備成惟泰元尊既授漢皇之策賜伯舅
胙宜均周室之恩其頒贊書以穆師聽具官吳
琰馮休四姓際遇三朝遠勢避權蚤踐樊陰之
躅頌神養素晚師黃老之言飭躬期媿於前修
教子蔚為於時用比展宗初之謁求懷 祖后
之慈瞻長信之宮尚存遺範訪涓陽之里今鮮
近親克有典刑維時耆艾屬歲祠於八陛賴留
衛於九重載嘉忠勤宜厚寵秩叅華孤棘之貴
衍食較疇之豐匪徇予私蓋均帝祉於戲歌成
命之頌朕方勤夙夜以緝熙誦外戚之箴爾尚
鑒古今之成敗惟上下共繇斯誼則邦家永孚
于休諒惟老成毋竢訓告可特授檢校少保依
前保信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廣陵郡開國公
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
一百戶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
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

日脩禮冊命制

門下朕倚重天枝叅扶國棟念昔 仁祖獨優
荆卽之賢若時 泰陵尤厚益王之禮蓋明德
莫如睦族而貴老為其近親廼瞻耆英宜加異
數其敷典冊以諭臣工具官師揆擬信厚之姿
蘊醇明之度風流絕其甘羨標望冠于宗盟爵
為真王位列孤傳年高七袞德齒皆謂達尊身
歷三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憲靖夙著忠純惟
功在於我家故慶流於後嗣顧高陽之八子今
僅幾人在建初之四王最為稱首念典刑之足
尚豈命秩之可稽進貳師垣陪輸采邑於戲錫
爾多福匪顯示於私恩屏余一人政有資於遺
老尚緩肩壽式對龍光可

詔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首合
行收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
新各令復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詔

勅門下朕以眇身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
孚頃緣誤國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
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加卹使吾赤子多轉徙

以無依而彼姦民因誘怵而為暴靖言致寇敢
昧責躬近而承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
地生齒或遭其蹂躪屋廬或至於燬焚惕若與
懷為之肝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
爭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勦復之衆豈肯
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
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
在昔 乾道 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炯之徒
雖暫結於蜂屯卒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于
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想惟爾衆之習知豈
待朕言而後諭今則宏開禁網誥布寬書惟予
不殺之仁昇爾更生之路倘復舊業即為良民
棄兵弩持鉤鉏苟知舍逆而效順問田疇卜居
宅當俾去危而即安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宣
朝廷惠下之澤亟除民瘼庸副朕心冀楚州衡
郴吉州南安軍等處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
捕外其餘脅從等人如能解散歸投並從原貸
各令復業許以自新仍仰州縣多方賑卹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科舉詔

初門下朕惟我 祖宗張設科目以網羅天下
之彥靡臣碩輔多此涂出庶幾乎三代選舉之
意朕以涼菲獲承丕緒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
非一時賢士大夫乎故自踐阼以來凡數下賓
興之詔思得英傑協圖康功而前者妨臣崇飾
私意淵源醇正之學斥之為偽忠亮鯁切之言
嫉之若仇繇是士氣鬱而弗伸文體浸以不古
肆朕更化之後息邪說以詎設行闢正路而徠
忠規四海之士聞風興起既有日矣今茲天比
爾多士其各抒所蘊試于有司賢書采上朕將
親策于廷以備器使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朕之激昂士類蓋與
周之先王同出一揆爾多士其可不勉自澡濯
以副招徠之意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忠規六千四字為恭致妻
機貼去重改今但存初本

答詔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
沈誥辭免除戶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
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

徒教職也而真賦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
用最先然知取而不知予全道而一於權則人
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
以付之鄉學問深博為時聞人久踐計省蔚有
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為真常伯豈直以是
為卿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益
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裕以庶幾
盡徹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顧何以辭為所辭
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太子

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

汪逵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維乃先正以直道讜言侍從我 烈祖
著在國史號為名臣顧朕不及見之矣夙流未
遠有子而賢學問淵源克守家法剛毅之氣擯
抑不衰肆予更化之初命趣造朝之駕資其直
清故使興朕禮倚其道誼故使輔吾兒然猶慊
焉慮進用之未亟也若時文部繁爾世官其以
家庭講貫之規施諸人物銓衡之際顧誠餘事

焉用多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無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俾司輔導若時詹省實亞實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義道德之要必顯其職庶幾陪居處出入之親以卿夙號鴻儒首參鶴禁綿歷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與其贊貳司戎尚有簿書之責孰若優絲端尹日惟經訓之陳用正厥名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徒守於一謙庶益裨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勅具悉知止遺榮為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以舊人儀于法後年雖耄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思非以筋力而為禮蓋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譏况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與

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于鄉里孰若優絲在列
使名聲重於朝廷勉安厥官毋拂予意所請宜
不允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
乞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衛社之忠整戎之畧擢從環
列寄以腹心番務之秩亞于節旄巖陞之權冠
于宿衛待遇之意可謂超軼故常矣卿將何以
報朕哉惟恭勤弗懈是以扞王家惟恩威並行
是以齊師律則卿不慚於居寵朕無愧於知人
若夫慮忤物之拙尤思引年而就侯此人臣包
全之計非古名將所以自期者勉承春荷毋復
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
師罪乞界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膺敏之材通明之畧三踐常伯四
尹神皋維今同姓之莢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
者也固當視國如家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
當怨誹而不懼使邦幣無壅民食告充困窮有
瘳愁歎寢息庶幾下足以塞都人之望上足以

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若乃規畫且僅
施而靡竟精神尚壯而懷歸政當游乃方新之
初遽謂疆弩垂盡之末於義未慝難於勉役所
請宜不允奏劄云以大耗之精神當益難之士
任云上強弩之勢既盡雖穿編所
不能駕馬之力已疲
惟聞征則以為喜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大
子賓客雷孝友乞卑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
被其澤若已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為高輕去
就為潔也卿與聞機政三載于今蔡上服動風
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所觀瞻何憚何
疑迺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
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尚堙甲兵之
問日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時
專其思同寅協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論
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大
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後罷免俸奉
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大臣之事

君亦將以行其志朕所為置卿於曷茲之貳屬
卿以樞機之繁豈徒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私
蓋望其碩畫嘉謀裨經濟之用儻昧仰成之託
輕懷勇退之高入其謂何朕復奚賴宜思君臣
同體之誼毋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
雖告歸其未晚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守刑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兼太子詹事兼吏部尚書曾喚辭
免除吏部尚書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有周冢宰之職三公兼之所以統
百官均四海非它卿比也若稽古 神祖儆定
官制為一王濼天官常伯位叙允高迄于 元
祐非執政舊臣不在茲選朕更新萬化于今三
年真拜是官四人而已顧不重執卿方嚴簡重
有先正之風忠亮篤實為邇臣之表間以大司
寇兼筦銓衡鑒裁之公達于朕聽予維寵嘉之
即命為真非卿誰可覽觀來奏殊異所聞謂方
靳去之堅懼有圖遷之誚夫引疾以自閑卿志
也登賢以自近朕心也卿欲必行其志獨不當
體朕倦々之心乎亟其祇欽毋違朕命所辭宜

不允

賜新除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充
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再上
奏劄子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知興元府四
川制置大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捐軀徇國之忠有戡難靖民
之畧誠節昭著勲庸赫然又欲還山甫之歸重
弗借寇君之願故易宣威而開制閩仍秘殿而
加大名所以聳遠人之瞻重全蜀之體也夫功
崇則曠厚勞大則報豐此有國常典而卿辭之
至再何邪勉循已定之規懋建無窮之利使邦
人懷葛亮之愛而夷俗畏德裕之威豈不遠哉
所辭宜不允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内勸
農使善下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
便居住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
屬籍既能使國之子弟知孝悌忠信之美今守
藩輔獨不能使郡之衆庶興禮義廉遜之風辱
民苟相安卧治可也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

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
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
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
重朝廷卿早冠倫魁有洋仲舒之對曩事潛
邸有闡史魚之風蓋孝宗所擢以遺後人
而光考所知以傳台德越在外服既多歷年
問奉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曷式佇
未歸還登文陛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
恕必能迪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
言而作命亟承茂渥來告嘉猷所辭宜不允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舊人御事
必曰耆壽下至秦穆悔過自誓亦知謀于黃髮
則罔所愆老成之士為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
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精德望孚則人
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醇深

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而制行適
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歛然宗之高
卧十年肯為朕起海內屬目欲觀所為方資帷
幄之籌遽動丘園之興豈深尊禮者誓有未至
欵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雖著于經
二三大臣難拘此制矧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
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而况以志御氣則
何戒得之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懼勉行所
學求底厥成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再上奏劄子乞放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声色不形觀
聽自服卿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
時論稱其長者屬予更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
出入三年踐更二府雖彌縫輔贊初無可見之
功而緝熙調燮自有不窮之益况昔者三賢之
偕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殆上天畱以輔予俾
斯世臻于極治倚毗方切去就豈輕獨靈光歸
然庶幾為魯國之鎮後赤松游耳難遽遂留侯

之心宜体至懷勿厯襄請所請宜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

元奏云雖號參知了無裨補跡發輔贊何所建明拜晚步趨率皆強勉十日所

視一心察寧期同召之三人今惟存於隻影颯頰在列歸夢無形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府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揚州軍州事

充淮南東路安撫使節制淮東軍馬畢再

遇乞昇一在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有折衝禦侮之材故畀卿以牧

人御衆之任注懷既厚屬望益且輕迺者盜發所

臨聲搖旁郡迄憑指縱屢以捷聞朕方操予奪

之柄以馭臣明賞罰之公以示信爾庸既茂方

且圖之何疑上章欲賦祠廩况今創殘未復愁

歎尚殷還定撫摩責在師帥又勞念佚他人可

也豈所期於將軍者哉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

沈誥乞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待後論思為

職以卿老成直諫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

裨予聽而無故告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

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

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親錢穀之問而卿遽求自佚可庫當母愛一身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沈作賓乞界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廼者地官以缺貳聞顧詹在廷弄印莫畀而獨起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為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匱急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為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翰林詞草

答詔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子少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冊寶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承宗廟之重惟稽古建我元子于東宮粵二年秋躬即大慶行冊命禮鐘鼓在虞衣冠在廷洋然和氣克塞上下俾朕得以垂萬世休無隄祖宗付託之懿者皆吾大臣輔贊

力也卿以宏深正大之學端亮純一之誠夙簡朕心從游資善迪我儲德底于光明密決大計以安天下遂繇賓傳升亞維師教諭德成既顯且久未有丞相若者第進一官姑循故實顧朕意猶以為謙而卿欲辭之得乎亟抵渙恩母過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婁機正議大夫參知政事樓鑰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蔡

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辭免

皇太子受

冊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三代有道之長法重離繼照之象更化之始首建儲闈宗祀之前舉行冊禮宏休懿鑠照映古今神祇祖考莫不咸喜卿等以股肱良弼兼組青宮既殫出入諭教之勤後與周旋禮文之盛闕而不錄謂典章何傳不云羣太子正而天下定卿等有輔朕安天下之功矣而欲辭一秩之賞得乎亟其抵承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喚辭免以

皇太子受冊了畢本宮官吏等各與轉一
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始建我元子于青宮屬卿來
歸實在詹省以方嚴毓格之德翼恭敬溫文之
美今三載矣冊禮告成恩徧寮案豈以端尹之
重而可遺乎卿其祇服徽章益思所以輔吾子
因萬世磐石之基是惟朕屬任之意控詞雖切
義不可從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兼秘書監戴溪辭免該遇

皇太子受冊推恩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日吾元子之在資善也卿以當世儒先
橫帙左右蓋於火燃泉達之始已有日漸月漬
之功越既升儲徧歷宮案迪之以正心誠意之
學勉之以居仁由義之道後容啓沃裨益孔多
朕方嘉爾之勞思所以表厲而未皇也禮成增
秩亦維其常何必撝謙晉我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

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遠
辭免 皇太子受冊畢本官官與轉一官

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古之論教太子者必以選左右為急朕
既參稽古誼正少陽之位又擇孝悌博聞有道
術者以衛翼之惟卿以淵源純粹之學服在茲
選實能以正言正行啓迪儲德國本彌固卿之
力與為多焉典冊崇成例俾增秩雖各即自矚
豈有望賜之心然功庸不報亦非待賢之謹惟
承朕命母煩固辭所辭宜不允

來奏云厚在近
臣當存休國之

謹敢同羣吏俱
懷望賜之心

賜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衛涇

辭免 皇太子冊寶推恩以昨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褒德錄賢不以新舊殊其禮論功行
賞不以中外二其心卿名高一時學貫千古捐
身闕策力裨更化之宏規造膝輸忠與決建儲
之大議暨陟疑丞之任首參賓友之聯正事正
言效見聞而無隱重暉重潤資啓沃以居多屬
時典冊之告成載念勲勞之當紀豈其居外而

可遐遺第晉文階式昭眷意毋徇謙為之素亟
惟煥渥之承所辭宜不允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潭州充荆湖
南路安撫使衛涇上表再辭免更化之後
親祀南郊熙事備成慶均中外安丙衛涇
俱以近臣宣勞藩閫各特轉一官恩命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昔周天子有事于先王於齊則賜之胙
於魯則歸之脤豈非股肱王室之重則當同其
福祿之休日朕經典告成均慶中外維西有蜀
維南有楚皆以近弼作予元侯勲名爛然並著
竹帛予維寵嘉之壬子制書命進崇秩亦周褒
齊魯之意也今卿抗章不拜顧以天道虧盈為
言夫五服五章以待有德雖云朕命實本天心
朕固匪出於私卿尚何辭之有所辭宜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

賜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興元軍府事
安丙再上表辭免南郊慶成特轉一官恩
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自

更化以來分命邇臣付以藩閫俾之拊循兵民
填實疆場戎千載戢穢寶用成庶幾無外顧之
憂矣於是拓嘉壇秩元祀典禮具飭神人允諧
顧惟屏翰之勞奚止駿奔之比此優隆之典所
以獨施於吾重臣也今邊候底寧民物孔庶卿
其益務綏靖以稱朕心命數之蕃方自茲始曾
是一秩而可辭辱所辭宜不允不得再行陳請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章穎乞許

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昔者忠臣以言去國有晉落不偶
而終其身者有後開未幾而還踵登用者公道
之開塞率於是焉占之朕丕承 祖宗崇尚謙
直凡自初元以來繇論事去者更化之後亦有
存而未召召而弗用者乎惟卿蹇蹇匪躬名在
諸儒之右首觸權倖一去十年越旣來歸寔在
經帷從容獻替朕甚嘉之聞由貳卿進攝宗伯
鳴珮澤笏出入闕庭使薦紳大夫相語曰此慶
元諫爭之臣嘗詘而復伸者也激高風而勵頽
俗庶其在茲卿方懷歸殊唏吾意所請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婁機

感疾乞許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昔太公既老猶起海濱晉侯雖病疆輔太子朝有華髮之良國之福也豈以晦明風雨之不常而輕聽其去哉已詔有司予卿朝謁之告卿其頡精神近醫藥以自輔歸榮之請朕未欲聞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十日

楊次山辭免新除少保進封永陽郡王加

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三孤之官貳公弘化朕未嘗輕以授人也而况茅土之封自元豐命曹佺之後施續

后族越不過六七人今朕因青宮冊禮之成既擢卿于亞保之位又以累朝待元舅者待卿可謂不世之榮殊常之遇矣非卿老成靜重蔚有令德朕敢以天官為私寵乎往祗朕恩圖所以稱此者循牆之避宜畧常文所辭宜不允

再賜楊次山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昔在東都有賢戚曰陰識以椒房同氣之重而能謙冲自處為世祖所嘉尚每指之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今朕有卿亦猶是也儲閔受冊推恩外家顧惟親賢疇出卿右三孤之

拜王社之封所以褒表首德為感里勸也朕命
不易毋庸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潭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
事兼提點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咨
辭免 皇太子受冊了畢除承宣使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朕嘗閱東都之史見明德馬后撫育儲
嗣之功著在簡策焜燿來世未嘗不深嘉而屢
歎也粵予元子蚤正春宮保惠扶持備殫勞悴
皆至茲坤元之力其砥漢事尤有光焉典冊告

成疏恩外屬惟卿伯仲夙著賢稱富貴無自滿
之心中忠孝有兼全之節若時晉務實亞齋旌肆
繇察庶並命褒陟書不云辱用德彰厥善朕之
寵卿盖庶幾辱此卿其何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請即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
兼侍讀兼權給事中許奕乞川蜀待闕州
郡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昔蕭望之以諫官補郡吏不忘雅意之
在本朝呂元膺繇給事守同州復以謹言而留
左右朕惟宣帝憂民之切不如憲宗納諫之明

若時近臣可使輕去卿以有用之學不窮之材
冠多士於臨軒之初踐禁涂於更化之日其侍
經幄以正道沃朕心其攝瑣闥以忠規裨朕聽
方有賴拙鱗之直可遽為叱馭之行其安殿官
益勵爾操使朕無愧元和之主卿亦有光先漢
之臣何必守藩乃為報國所請宜不允

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錢象祖上表再辭免特授少保依前觀
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加食邑食實封
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建儲之始稽用舊典命二三大臣並
職輔導于東宮卿以台衡之尊兼師傅之重須
眉皓然衣冠甚偉有如綺里之侍宴廣閭閻惻
惻屢有諫正又如張酺之在經帷朕甚嘉之雖
去國之久未嘗忘也肆因顯冊之成命晉孤卿
之秩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朕心蓋庶
幾焉毋庸固辭弗我眷意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
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曾暎乞今謝事歸
養沉痾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昔之賢哲輕棄軒冕勇往不回其
說有二或時君信道弗篤不足與有為或同列
慕賢者多不去則有咎故二疏享知止之樂香
山全退傳之名今朕虛已待賢常若弗及衆正
在列不以小人參之士而無志當世則已苟誠
有志可失斯時况卿位冠後臣責任不為不重
職居官尹寵遇不為不優一旦浩然欲去朝廷
而傲丘壑固足以遂卿考槃之志獨不使朕獲
權輿之譏乎所請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乞歸田廬補還服制不允

詔

勅具悉在昔 昌陵興帝王之業惟時趙普建
杜稷之勲奪哀情於艱疚之初蠲起復於祥除
之日未聞有請欲許終喪茲故實之甚明在信
書而可攷卿為碩輔繫國世臣以忠純不二之
心奮剛毅必為之節力陳至計正儲闡少海之
尊躬蹈危機安宗廟泰山之固粵後人望登拜
台司有調娛中外之功有經理久長之策豈容
頃步輕去朝廷矧禮極哀榮既事親而無憾則

義均休戚在休國以宜先益堅致主之心庸副
教忠之望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京
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辭免除寶文閣學
士依舊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制置使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荆襄上游屏蔽南服間者邊事之
興被兵為尤甚生齒流散田萊多荒蓋嘗喟然
西顧而歎曰孰能為朕勞徠還定俾復其舊乎
卿以法從之英首任闡寄撫柔遠近得江漢之

心政聲流聞朕意以憚維 昭陵圖書之府遂

在而清俾卿職其間庸示風勸往服朕命益綏
吾民庶無負褒表之意尚何以辭為所辭宜不
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補
還服制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詔

勅具悉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
平亦異夫既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卿

世秉鈞衡望隆柱石以身徇國昔嘗捐家族而弗辭移孝而忠今可執親喪而為解矧歲月將臨於梓禫而哀榮備極於始終其在鄉心夫復奚憾顧今朝廷之上有宵旰之憂朕方喟然思與濟此尚念倚毗之切勉恢康乂之圖庶允答於民瞻亦有光於慈訓所請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叟機年齒衰老毛疾病易生乞許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卿為天下之老有大臣之風越後衆言擢在二府所資後容論道之益非有奔走宣力之勞何為上章欲致厥事昔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在位而以禮自防卿年雖高未至於是其思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已疾勉徇大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仍給假半月

來奏云有不堪奔走之言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兼權工部尚書沈作賓乞效官偏壘不允詔

勅具悉夫乘人之車者任人之患食人之祿者

分人之憂卿職在論思誼同休戚屬茲多事之際當以盡瘁為心云胡上書遽欲自佚昔王事靡盬詩人有不皇將母之歎今卿所遇固異于斯進則啓沃朕前退則怡愉膝下苟能報國自足悅親尚思勉於功名庶兼全於忠孝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我朝之舊章最得先王之遺意以道揆權法守故能昭合人情之公以儒者議珍名故能深原天討之用長我王國不在茲乎卿蚤踐朝行久勤屬筆晚參政路嘗與提綱惟心平可以酌律令之重輕惟學博可以訂古今之沿革茲焉申命曷謂得人勉終已試之功毋以不能為解所辭宜不允

賜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葉時乞畀官觀差遣不允詔勅具悉朕惟前日守將屢易之弊至於居官數月輒遷有新故更代之煩而失上下相安之美朕甚厭之故嘗深念縱未能復唐虞九載之制

獨不可因任賜書如神爵五鳳閣學卿性資粹
明學問淵博頃勞灑從出鎮全閩以忠厚及物
之心施平易近民之政曾未期年遠近愛之詩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卿既庶幾乎此矣顧不
少留以緩朕赤子可辱勉安厥官毋咈朕指所
請宜不允

賜保康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鎮江都
統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畢再遇乞界在
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立功名易保功名難究觀往昔將
帥之臣克自祗畏雍容進退失令名者曾幾
人哉蓋矜功則志易驕怙寵則身易危其勢然
也卿按自我行久董師律威震夷貊勇聞江淮
而能慕古人知止之風察天道虧盈之戒便朝
入對亟請奉祠可謂善處功名之間矣然而旅
力方剛精神尚強當勉未為之勲業益思無負
於恩榮姑徐爾歸往聽朕訓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
沈誥乞檢會前後所奏俾令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月正元日朕群臣朝當三陽彙進

之時惕然有感於易之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然則老成者德之彥其可使之輕去也哉鄉質直敢言清脩有守方質雅望以重本朝矧蹇叔之力雖愆而楚丘之謀始壯尚其祗服母替告猷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潼州府劉甲乞許納祿退安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元祐忠賢之世鮮或有聞西州人物之宗今其餘幾鄉洪毅有守篤實不欺器能適用於閒暇之時夙節自持於變故之日頃繇南鄭易殿東川甫及期年稔聞報政鄉閭非遠初何殊畫繡之榮精力尚彊毋遽羨安車之樂勉綏民瘼庸副朕懷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畀祠祿不允詔勅具悉朕聞為國者必有文武兼備之賢威名素著之彥使之端委廟堂圖議帷幄然後足以弭未形之患收無競之功鄉器度恢洪材猷英特迺者總戎外闕夙采隱然暨登樞筵備罄忠善今雖潢池之警蕩滌有期朕心所憂正在賊

平之後維持鎮定方將與大臣圖之而卿遽請
奉祠以求自佚非所聞也矧卿德望並隆中外
所恃當身任經綸之責可輕為去就之謀勉聽
朕言勿履再請所請宜不允奏劄云今幸皇
遠賜盜賊蕩平甲
安之問浸已
罕必云云

賜建武軍節度使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鄂州駐劄王喜乞祠祿不允

詔

勅具悉卿以西州拳勇之英名擢朕聽擁旄仗
節極將帥之榮必能忘身乃可報國今疆場晏

然非有執干戈援枹鼓之役也惟公惟廉以勤
撫我士卒使戎政日肅武備日修則優繇折衝
可以忘老遽求閒退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界祠祿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惟人主用賢之功必悠久而後見大
臣體國之誼豈進退之可輕卿靜重有謀沈深
能斷自登簪橐清華之選即值干戈倣擾之虞
屏蔽江淮蕃宣襄漢牧人御衆有寇恂之材治

軍理民兼武侯之畧參稽輿論權貳樞運鎮撫
四夷正藉威名之素調娛萬務方觀智識之長
疊覽來章遽祈去位豈有能應變於昔者紛紛
之會而不能運籌於今茲聞暇之時舍朕而歸
其義安在尚念倚毗之切勉恢經濟之圖期斯
世之舉安雖退休其未晚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興元軍府事
克利州路安撫使克成都潼川府夔州路
制置大使安丙乞界官觀差遣不允詔

勅具悉朕慨念坤維馳在萬里非威名夙著不
足以鎮服物情非智畧有餘不足以酌酢事變
故專任卿以一面之責庶幾寬予西顧之憂遽
覽來章首陳故實及復申繹為之憮然知卿誠
悃之深有如皦日顧朕倚毗之切方若長城其
體至懷少安厥位所請宜不允

奏劄云祖宗舊制不以蜀人為

大帥云

賜武康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夏震
納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誠於衛上為朕之信臣老於治兵為
時之良將既越衆人而登用豈容一旦以告歸

矧今師律浸修戎容載肅輕裘緩帶何禦侮之
勞雅歌投壺有從軍之樂縱令自佚何以過茲
為國折衝蓋無踰老臣者引年謝事豈所圖將
軍哉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乞再挂衣冠不允詔

勅具悉卿自去夏以來數致告歸之請曠言誠
悃非不欲從顧念國計所關為說有二大臣之
道固匪一端至於合和朝廷調一天下非存心
忠厚如古之吉人持論寬平若漢之長者則不
足與任此卿於二者蓋庶幾焉其不可去一也
朝有大政國有舊章孰咨孰謀繫我元老其不
可去二也今雖紀綱畧定中外向寧乃若建長
策以起治功護元氣以固國脉兢兢業業正在
斯時卿當勉畱力輔不逮遽求自佚朕何望焉
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巖辭
免復資政殿學士依舊宮觀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皇建極以恕及人苟或取一節之
長不暇計平生之素其為忠厚殆過古初卿曩

自周行躡登要路方進長西樞之日蓋與聞北
伐之謀雖不能折王恢首事之非而粗知守魏
絳和戎之利物論固多於歸外公朝寧過於用
恩既予真祠復還舊職與人求備朕不忍為居
寵恩危爾當知戒第堅圖報焉用控詞所辭宜
不允

賜中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
官章頴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昔朕之就傳也 先皇帝妙簡一時之
望以從我于潛藩琢磨以道誼漸清以經術蓋
無異商宗之學其盤漢皇之得四皓也今其存
者尚復幾人登進褒崇詎容或後卿正大之學
是以格君清修之行足以勵俗中緣直道去國
有年肆其來歸擢侍經幄閭閻惻惻寓忠愛
砥前為有加焉文昌六卿禮最高選載疇已試
即念為真朕於敬故尊賢庶幾兩得之矣抗章
東避豈所圖於卿者哉所辭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
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達

辭免除權工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士大夫有以風節自持道誼自任
標望屹然為人物之冠者其在清明之世豈容
進用之未至哉卿以洪毅任重之資博洽多聞
之學寔似先正為時名流中緣直道見嫉群枉
澹然自守士論宗之更化來歸寔在禁近朕心
資其啓沃儲德賴其緝熙參稽師言擢掌事典
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薦紳方屬目焉亟行所
知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

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達辭免

除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日下供職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職總三銓文昌為重地鄰六傳端
尹為高以卿頃佐治官擅精明之譽又聯中護
多輔導之功肆加二命之榮蓋極一時之選允
諧衆望焉用牢辭夫綜叙人材不在身言書判
之末緝熙儲德豈以章句文義為先有崔毛之
行然後足以銷浮競之風有園綺之實然後足

以廣見聞之益非卿不能任此非朕不能用卿
亟其祗欽益究所蘊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乞致仕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日卿引疾自言求釋政務朕嘗以二不
可諭卿矣今曾幾時復有是請夫正人治之表
也耆艾民之望也卿之在朝屹若山嶽鎮靜無
作而群目自瞻去就之間其可以易昔楚丘生
有言使我拔距投石則固老矣若深謀遠計則
吾始壯也以卿之聰明疆力獨不當以是自許

羸勉為朕留毋復言去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
侍讀黃由乞昇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遭時行道君子之盛心徇國忘家
人臣之大節故爵隆則務極其報任重則靡顧
其私卿被遇祖宗為時耆舊其在潛邸以三善
而翼朕躬其居從班以一言而平黨論雖屢更
於藩屏每欽佇於儀刑比邇來歸訢聞入告闡
溫厚之文以華國典廣哀矜之指以洽民心方

懋簡知邊祈開退夫朝廷之事重於閨門君臣之恩深於仇讐豈以悼亡之故遂虧盡瘁之忠勉服官常以慰人望所請宜不允來奏臣妻亡云云

賜降授朝議大夫李璧辭免復元官官觀

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寔難弗忍使之終棄卿傳家之學貫乎古今憂世之心形於辭色曩參駿假屬值多虞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况其適返於虜連嘗欲挽回於兵釁謂世雖固所當復而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之決迄成解瑟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茲博參於清議爰盡洗於丹書既復文階仍頒祠廩以示原情之典以隆念舊之恩毋庸控詞尚克知報所辭宜不允

賜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知江陵府充湖北路安撫使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乞許奉祠歸里不允詔

勅具悉卿填臨兩路出入四年雖用人之道勞
佚宜均顧制閫之權重輕所繫與其勉從雅志
歸尋故里之安孰若因任老臣增長長城之衛
矧卿負材獨異簡曠特深父子一門繼處嚴徐
之近侍第昆三鎮雄分魯衛之大邦恩隆則報
稱宜先任重則倚毗滋厚尚體朝廷之意益綏
江漢之民式佇遄歸奚煩忱請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兵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趙
師弄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 祖武之啓中興今垂百祀以宗

盟而位常伯僅止四人卿韞識通明負材超卓
屢陟文昌之邇列有光屬籍之前聞朕方招籲
群英作興庶事耆德之彥猶多就列以赴功同
姓之卿其可便私而去國尚勉靖共之操以酬
眷遇之恩何必告歸乃為知義所請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
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納祿
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昔漢戴憑以說經不窮居侍中之職晉
戴逵守道難進論者以為宜備東宮之官朕惟

卿學問淵博號諸儒之宗履行端醇負當世之望是用擢登文昌兼任詹省進則以忠規裨朕聽退則以經術輔吾兒朕之待卿者蓋不薄矣云胡引疾亟欲求歸載閱來章殊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奉外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涼菲之質日親萬幾賴輔弼之臣共為一體每推誠而任責期措世於不平以卿劄毅質直有古人之風博厚魁闔有大臣之度行在二府于今五年其於貌體之隆初無毫髮之間欲行所志可失斯時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為聞之憮然甚用自愧矧今外虞雖弭而元氣未充多事甫平而長策當建迨天之未陰雨宜謹豫防若水之無津涯政須同濟徃思底義勿復懷歸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守刑部尚書錄直學士院兼侍讀黃由乞歸田里不允詔

卿昔事潛藩居多惠益暨登法從厥有仁言當

重華違豫之時朕獲以綠車入侍伊誰抗議卿
寔開先此其有功國家者一迨夫權臣竊柄私
意日滋群邪翼之和附如響而卿獨敞正論以
鈞黨之禁為不可與深過衆言以發策之慙為
不必問此其有功士類者二夫上則效忠於君
父下焉弭禍於縉紳有臣如斯朕所嘉賴文昌
帥屬經幄侍言正須老成宿望之英日有直亮
多聞之助舍朕而去於義可辱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何澹再辭
免差知江陵府恩命仍乞祠祿不允不得

再行陳請詔

勅具悉昔周公以叔父之尊而分陝服畢公以
四時之弼而尹東郊古之大臣宣力王室潤澤
生民不以老壯二其心蓋如此卿時之舊德國
之宗工出處之間輕重所繫茲庸畀卿上流之
寄庶幾寬予一面之憂謂宜遄驅乃以疾諗當
時寒而遠後朕固有惕于中為民瘼而一行卿
亦何辭之有亟承詔諭勿重有陳所辭宜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曾從龍乞畀祠祿或待闕便鄉州郡
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周公立政之書左右常伯其惟吉
士考賈誼治安之策輔導太子必以正人鄉性
資端良學行醇茂持衡銓部共稱鑒裁之公橫
帙儲闈居多啓沃之助雖當盛年晉用之日蔚
有碩德老成之風方懋簡知豈容輕去况進則
雍容於禁闈退焉密勿於親連顧非有北山之
勞初何廢南陔之養尚其祗服勿復言歸所請
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翰林詞草

答詔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
少師史彌遠乞解政機俾還田里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大臣有身佩安危而不容以
家國異視者曰世臣曰社稷臣若商之伊陟巫
賢周之呂伋召虎世臣也漢之平勃唐之狄仁
傑社稷臣也有一于斯去就之間俱不可苟而

况兼之者乎卿繼世以策釣衡捐身而安宗廟
勲烈茂盛簡于朕心可緣似續之私遷起燕閑
之念惟今百度隨弛賴卿而浸脩四方捨攘賴
卿而略定倘半塗而遂畫俾一簣之終虧既非
朕圖任責成之本心亦豈卿忘家徇國之初志
勉思此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史彌遠辭免男寬之致仕轉官除職等
指揮不允詔

勅具悉夫元首股肱古人謂之一體感休所在
上下同之卿既惟吾社稷之憂朕豈忘爾家連
之卹日聞冢嗣遽夭天年當食喟然幾失已箸
念非假哀榮之典不足慰慈愛之心朕秩星郎
進班奎閣寵徒加於身後恩靡逮於生前朕猶
慊然卿復奚遜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詳定勅令官沈
作實乞官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士君子以適用為材而不以空言
為貴以濟時為急而不以輕去為高如卿實所
守符著循良豈第之績薦司邦計知歛散取予

之權恢牛刀而有餘試議封而無害亦足以觀
適用之材矣文昌八座地望無崇職在近臣當
思許國顧方厭承明之直羨真館之安是豈急
於濟時之誼序先正名臣絲賞延而植勳業者
多矣而卿以此自慊非所聞也勉圖而功答我
殊遇所請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魚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乞歸田里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聞公與私不兩立恩與義不並行體
國如家則顧家之念可忘視民如子則愛子之
情可奪惟卿大節朕所深知方其力陳社稷之
謀固已盡捐宗族之計豈容今日或異初心况
聞幹蠱之有人自可殫誠而共政遽求閒退朕
何望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
玉隆萬壽宮謝源明乞守本官職致仕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國家眷獎舊臣有年至而不得謝
者豈獨以爵齒為可貴哉蓋其周旋當世之故

練習朝廷之儀一旦欲有問焉則安車束帛猶足以錄之此朕於近臣之告老未嘗輒可其奏者蓋以是也卿膺敏之才通明之畧出藩入從蔚有壯猶年齡雖高精力尚富雍容祠館足以自娛豈必挂冠然後為樂勉承眷倚毋重有言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顯謨閣待制新知泉州陳峴辭免除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

詔

勅具悉朕登進老成以重朝廷之體尊獎庶靖以厚薦紳之風卿疆識博聞淹貫千載英詞麗藻焜耀一時退然靡術於智能卓爾獨安於義命當權門之翕赫甘文館之委蛇衆翼怒飛儀鳳之翔何遠萬流奔注砥柱之立不搖雖暫陪獻納之班旋復因排根而去粵余更化命爾駸藩過寇虜於江湖之衝鬯仁聲於嶺嶠之表厥有嘉績簡于朕知與其荐佩虎符以責拊摩之效孰若延登鼂禁以究潤色之長擢貳五兵加榮二命庶日賴謀猷之助且漸還典誥之隆亟其來思副此虛佇所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黃由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提
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篤舊以恩每務存伐木之義退入以
禮不忍蹈墜淵之譏庶全忠厚之風益廣和平
之福卿蚤緣迪簡服在禁嚴資善從游嘗與橫
經之列甘泉入侍婁躋聽履之班屬此退休可
無優數畀真祠於南浦還遽職於西清朕於待
秦府之僚歟維加厚卿其存魏闕之念毋替效
忠往體至懷亟祗茂渥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
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宣王之雅曰鴻鴈下飛肅也其羽
當時之民流散失職若是其甚也又曰之子于
征劬勞于野當時之侯伯卿士勤求民隱若是
其至也用能使百堵作而民安宅焉其功豈一
日之積哉間者邊事驟興江淮之間繹騷者數
載殆亡異鴻鴈之詩也而卿以儒學之宗任師
帥之責推劬勞之心以行安輯之政我民告饑
卿實隨之我民告病卿實蘇之嚴追胥之令而

盜賊銷汰冗食之兵而財用足元元用安舊觀
寢復卿之力也民之說卿蓋若鄭人之歌子產
而朕輕聽其去可辱矧聞致事之間不察講論
之樂從容臥治足以自安何必退休以孤衆望
所請宜不允

賜端明致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乞退休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有國之執蓋以得人為疆卻來各
之倖則裔夷不敢謀夏抗澠池之辨則疆秦亡
後加兵况朝廷輔弼之崇實中外觀瞻所繫
平時素有折衝之畧則臨事寧無失心之驚卿
學問高明智謀闕達蔚以儒者兼備武文之才
自為從臣已稱將相之器延登三祀勸翼一心
烽沈疆場之間侵卷江湖之上政須頊望以重
籌帷庶幾銷事變於未形抑亦顯世臣之有後
遽茲求退匪朕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煥章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平江府趙希
懌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差知太平州恩
命不允詔

勅具悉日者聽朝于垂拱二三大臣以姑執錄

守聞朕倦焉西顧曰此東晉以來名鎮也俗淳
事簡有承平之遺風焉非平易近民如魯伯禽
清靜不擾如齊相國莫宜居之惟卿持身之德
簡而廉愛人之心惠而篤遴東良牧孰如卿宜
此丙寅之詔所以有易地進律之寵也况卿前
在鍾陵當警備之日比守吳門適旱潦之餘勞
來撫摩功績懋矣閔勞而處以佚非朕待遇近
臣之至意乎式遵其驅慰彼黎庶所辭宜不允
賜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宇文紹節拜乞祿之閑散亦

以保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緬懷先正嘗位機庭當王室多艱之
時為人臣徇義之倡齧旃海上莫回蘇武之心
掘坎埏中卒奮真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
蓋將為萬世立臣子之防夫豈計一門享忠誼
之報卿家傳正學躬負偉材護我昭則底綏靖
之勲踐政涂則多弼亮之益克有令聞肖于前
人所當體予眷倚之誠懋乃經綸之業使中外
寧壹民俗阜康豈惟朕心有望於卿抑亦爾祖
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功未竟而言歸

俾予獲棄賢之誅而卿亦負克家之責於義兩
失將奚取焉勉聽朕言往究爾韞所請宜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

賜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衛涇再辭免除
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孟春元日御紫宸朝三事大夫濟
濟在列緬惟更化之日厥有輔政之臣勤勞百
為功績用懋久安閒館未愜予心是用加祕殿
隆名俾填方岳夫當三陽彙進之初而褒德錄
賢以順天今古之道也卿當深體此意式遵其
驅布宣詔條推廣德澤惠綏田里勸課農桑使
湖湘一道熙然於春風和氣中此朕所圖於舊
弼者再命而僕非所欲聞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
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
或昇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于時故年甫
六十九辭宮傳之秩而歸休焉清名高行後世
所慕望而不可及也雖然居易則誠賢矣苟特
君能挽而留之用其言以顯其身使居易無勇

退之名而唐室獲任賢之福豈不尤可尚邪今
卿以白傳之年而數上澗槃之請豈非聞其風
而興起者乎夫年未至而告歸在卿固為高致
知賢而不盡用天下其謂朕何勉後吾游毋使
識者窺朝廷也所請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曾從龍辭免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
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東西分臺均於禪國論內外有制皆以
代王言然而六曹之押豈如瓊閣之嚴五字之
除未若禁林之重卿學窮百氏名冠諸儒議論
正而弗阿文章簡而有漢以還詔之直必能為
予謹命令之源以演誥之二必能為予顯典冊
之寄在昔 乾道有臣克家實錄平奏之司兼
備摛文之對其孑素蘊以繼前修蓋將為邦國
之華何止盛鄉閭之觀亟祗茂渥寧事多辭所
辭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
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耆艾之齡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
不若山林之安憂勤百為寧如聞燕之樂此斯
去之章所以婁陳而未已也然而天生髦俊本
以為人材者常躬天下之勞智者常任天下之
患雖願為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以圖安哉
矧惟賢哲之逢辰率多既老而後達若必引年
而謝事守禮以乞身則涓濱黃髮之叟不得以
究鷹揚之功而高蹈商山者不當起為羽翼之
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奉國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賓省四友

館事兼提點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楊容

乞界祠祿不允詔

勅具悉卿柔惠且直蹈申伯之風退遜不驕秉
寶君之節藹然譽處簡在朕心方資肺腑之良
重吾賓閣之寄而上書求退為之憮然昔詩人
以王事靡盬興不皇將父之歎今卿雍容朝謁
無從事獨賢之勞而安車數過有擊鮮娛侍之
樂維忠與孝何廢兩全勉服厥官毋重請也所
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

官章穎乞引年致仕歸休田里不允詔

勅具悉朝廷所尊實兼爵德典刑雖重未若老成鄉造道深醇養氣剛大在紹熙未以讜言位諫列迨慶元初以直道忤柄臣棲遲十年連蹇三絀多士宗其高行當世謂之正人自歸踐於禁塗仍首陪於經席漢連皆憚汲黯凜骨鯁之未衰商宗舊學甘盤喜儀刑之復見親賢方篤避位何名尚殫入告之敵毋徇退休之志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章穎辭免除寶謨閣學士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昔我烈考博求當世之彥以從朕于潛藩二十餘年之間老成凋零存者無幾眷念疇昔怒焉興懷環詹在建獨卿家舊顧可輕聽其去哉而引年之章婁邵復上夫尊者重朝建朕之本志也厲庶隅知止是卿之至情也朕既不獲留卿於近班亦豈不能賁卿以異數延閣之命人誰間言往服新榮以燕里社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史彌遠辭免以皇太子講授春秋終
篇特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太子天下之本非務學無以充德
性之尊春秋王道之衡非親師無以究聖言之
秘卿識超物表行冠儒先久陪鶴禁之游備闡
麟經之蘊使二百年褒貶之要指悉融會於胸
中而十數家傳注之遺文不拘牽於紙上端之
力也朕甚嘉之夫弼元良以基萬世之安厥功
為大循典常以疏一秩之寵於賞猶輕毋庸固
辭往即祇命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
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
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
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
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
允詔

勅具悉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傳太子
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必春秋
為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秉禱祝之
類耳孰若取聖人之微言擇天下之端士以訓

尊元子如今日之懿哉卿等蔚以鴻儒參陪國
論事機之暇從吾兒游究終始於遺經迫高明
於德性其為益大矣進官一等茲謂故常陳義
固辭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
庶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
中兼直學士院曾從龍辭免 皇太子講
授春秋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三代饗國之長原於太子六經致
治之嚮備在春秋博求孝悌道術之英推明是

非褒貶之旨而卿越繇時望久與賓僚每敷繹
於聖言以養成於儲德俾玉裕淵冲之愈粹猶
膏潤水釋而不知載嘉爾勞命晉之秩顧循墻
而有請欲反汗其謂何往服褒崇之恩益禪輔
導之力所辭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太平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趙希澤乞畀祠祿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用苛燒以勝姦不若清靜而民自
化求武健以濟事不若循良而物自安故擇著

宣之臣必先慈惠之長雖泯然風采歲月未見其功而培我本根國家實蒙其利卿秉心餘裕為時德人布政寬平如古賢牧比上全吳之印丞界當塗之麾申伯相攸莫如南土之樂汲黯臥治足底淮陽之清遽茲求閒非朕所望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俞烈辭免經筵進講周易終篇侍讀官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若稽先朝最重易學對昭素於便殿緬懷藝祖之風命李覺於成均載仰太宗之懿顧如冲眇敢發講論韋編幾至於絕三卦畫冀明於重六卿為時鴻碩密侍燕閒每當從容訪問之餘盡發潔靜精微之蘊俾予上窺天地之奧遠究聖賢之心體純乾之運而知剛健之德當修研交泰之旨而使上下之情無壅既懋格君之益可忘增秩之褒亟拜渙恩毋庸巽避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無參知政事雷

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
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
客辭免 皇太子讀 三朝寶訓終篇並
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勅孝友等具悉朕觀三代盛時惟先王彛訓是
式如奉拱璧如寶大龜兢兢焉周敢失墜是以
皇祖之訓著于夏書文王之謨述于周命故能
保世滋大以敷遺後人休惟我 三朝格言大
法具在一書猶古二典朕固嘗讀之于經惟復
命群儒以授儲禁俾吾元子知創業守文之艱
明脩身治國之要懋敬厥德以對于前人其為
益大矣終篇論賞禘于官僚豈吾大臣迺獨弗
及朕命不易往惟欽哉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
達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
中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魯從龍辭免以 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
篇推賞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隆古盛時之治動惟先王成憲之

師五子之歌具陳皇祖之訓君牙之命亦述文王之謨此三代所繇以久長予一人敢忘於微法矧烈祖神宗之相授有格言大典之具垂旣常率是以御邦茲復用之而教子卿等越由時望久翊儲闈當橫帙之從容每殫誠於啓沃俾元良養德之日茂知列聖詒謀之易遵有嘉輔導之功可緩褒崇之渥徃其祗命毋或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軍府事黃度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兼侍讀恩命

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之傳曰禮之為國與天地並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大哉禮乎不可以一朝廢也大哉學乎不可以斯湏已也粵惟眇躬壻理尚淺方將洽神人而和上下考成敗以鑑古今以卿深窮周公致平之書獨抱孟子敬王之志久去邇列渴聞嘉猷故命居夷夔之官俾日陳堯舜之道屬任之意豈輕也哉夫老成進則國體自尊正人用則治表可見朕方虛竚以竊造朝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試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兼
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曾從龍辭免權刑部尚書兼職依
舊旨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觀古人之論刑也不曰惟克天德自
作元命則曰九制五刑必即天論蓋用刑之權
本出乎天人主與有司特奉行之耳今吾士大
夫以刑為職者非一而大司寇實總獄之成以
告于朝是蓋佐朕行天討者也任非其人命曰
棄天朕敢乎哉卿氣嚴行方守以忠恕必能為

國謹惜民命茲庸俾爾進長于秋官卿其祗服
道司推不忍之心行無私之法庶幾對越上帝
以迓無疆之休顧不偉哉退託弗能殊非所望
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
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汪逵辭免除
吏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因讀易有感乎復之彖曰利有攸往
剛長也夫陽升則陰伏君子盛則小人消興替
之源靡不繇此茲用並登群賢穆布邇列蓋一

日而進擢者數人焉所以廣衆正之塗重本朝之體也卿以儒宗陪禁從讜言直道寔似其先肆命正天官之除首常伯之位論思啓沃實朕無過之地自今益有望於卿選舉清平直餘事耳尚体斯意何以辭為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兼詳定勅令李天性辭免除兵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蕪覆為度不忍毒民於兵載尋邦盟以息邊警然修文德以徠不服雖本至仁而除戎器以戒不虞抑存遠慮肆求耆哲俾長夏官示整戎經武之未忘亦折衝銷萌之有賴卿夙推暖望獨負壯猷名聞朔陲蠻貊亦可行矣惠洽南夏江漢至今賴之比趣來歸忻聆入告雖曰明刑而弼教未如掌伐以正邦庶資老謀以肅軍政成命弗易多辭奚為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新除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聞之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

春秋者也。居述史之官而不明聖人筆削之指，其能勝任者幾希。卿為時儒先，篤志經學，蓋於尊正黜伯之誼，賞善罰惡之權，混融貫道如指諸掌，發凡起例，固所優為。今三朝之典未竟，闕遺甲寅之記尚多，抵牾正賴鴻筆，勅成信書。矧卿與遠俱慶元史官之舊，並命修纂，人皆謂宜往殫副墨之厯，以究汗青之緒。所辭宜不允。

賜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汪達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權刑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魯受龍辭免。皇太子講授周易終篇，推恩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勅具悉。昔漢明帝之為太子，授經於名儒劉昆，然昆之易學本于京氏，以區區占驗之術，欲以成溫文之懿，豈不由卻行而求前乎？今朕博選俊髦，輔導吾子，惟卿師友淵源，粹然出正，用能發三聖精微之蘊，裨元良聚辨之功，俾蓄德日新，震器增重，以此受賞，豈為無名抗章力辭，非朕志也。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新除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

汪達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辭免
陞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古之太史必世其官下至兩漢司
馬氏班氏父子猶以雄文麗藻擅制作之盛後
之論史者首稽焉惟乃先正以名世鉅儒受知
我烈祖實繇銓衡之長穎筆削之權珥今餘
四十年朕復命卿嗣掌厥事豈欲以一職為卿
榮哉顧今三朝之典未免闕遺甲寅之記尚
多牴牾往率厥屬勒成信書使班馬氏不得專
美於前此卿所當自期者抗章避寵豈朕欲聞
所辭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
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范之柔辭免除禮部
侍郎兼中書舍人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慶曆元祐之盛若文正忠宣
之賢雖善人吾不見之歎九原之莫作然故家
猶有存者蓋百世而復興卿蚤傳章氏之經克
寶鄭公之笏其踐諫省以謹論沃朕心其登綸
闈以英辭華國體矧邦典攝丞之既久於禮文
參訂以尤多載嘉爾勤就正厥秩朕方慨慕

先朝之烈卿其勉追迺祖之風用副隆知矣煩
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通奉大大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
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汪達乞休致不允
詔

勅具悉朕延登正人穆布爾列賴朝夕論思之
益建國家父長之基卿學為一代之宗位處六
官之長觀瞻共屬倚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
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抒及物之韞使
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之功豈惟多士有
望於卿抑亦先正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德
晝年甫至而求歸既非恥沖擢任之本心亦豈
平昔有期之壯志尚安厥位勿復有陳所請宜
不允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章良能乞在外官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不見卿數月矣以朕懷卿欲見之心
知卿未忘於朕也屬聞有瘳則為之喜入對便
朝體力如故則又加喜焉顧方日親嘉謀以輔
不逮而需章遽上若不容一日留何哉夫恩義

相頌誠如來奏傳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此義之大者也若乃圖一身之便安而忘眷倚之至重又焉得為義乎以卿之明當知所擇悉心思報毋或他云所請宜不允

賜少保師揆辭免除少傅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新治化于茲茲尔年農疇屢登邊鄙不聳豈予一人所能致哉蓋天地祖宗之靈寔嘉相之也是用迎日之至躬饗美報以對越

于神休而禮行之夕瑞應鄉答雲物卷稷月星舒華亦豈予一人所能致哉群工庶正與我一二族老寔顯相之也已事而竣旣施澤於中外矣明德茂親有如伯父其可無以表異之乎孤傳之崇以待耆哲朕命弗易毋煩控詞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樓鑰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當開禧改絃之日首思慶元與履之臣聘角里於商山在連成竦舍申公於魯

郎視古有光擢在邇聯進參大政謀猷是以經
萬務德望足以師百僚予維倚毗士有矜式屬
嬰微疾遽驚歸心披告老之章殆幾八九諭貪
賢之指亦既再三確爾莫回為之太息念累歲
與廟堂之畫厥有成勞顧一朝上印綬而歸可
無異黻通班秘殿偃息便藩朕猶有謙于中卿
尚何辭之力亟祇茂渥庸副至懷所辭宜不允
賜光祿大夫新除資政殿學士樓鑰辭免
除資政殿大學士在京宮觀任便居住恩
命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昔耆舊之臣蓋或起於燕閒之
後遠稽漢室若園公綺里李之肯來近憶 卓
陵若張燾辛次膺之復用考其在列曾不幾時
未有更東西兩地之崇歷先後六年之久凡更
化以來之規畫賴同心相與以扶持迄成庶邦
嘉靖之休居多元老弼諧之助張挽晉之莫遂
顧跡寵以宜優冠祕職於殿廡領真祠於轂下
身安晚節未容居易之退休國有大疑尚冀伸
舒之就問往欽時命母有遐心所辭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辭免特授正奉大夫加食
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勅具悉國朝之制凡大典禮大慶賚丞相率居
其先焉所以重朝廷尊庶陞今朕消日陳儀冊
拜元子恩典之行宜自卿始而遂巡固避至于
再三越既崇舊弼獎族老而後及卿所以屈彙
章伸雅素者不為不至矣尚欲力辭非予所敢
知也所辭宜不允

賜起復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
子少師史彌遠再上奏劄子辭免以 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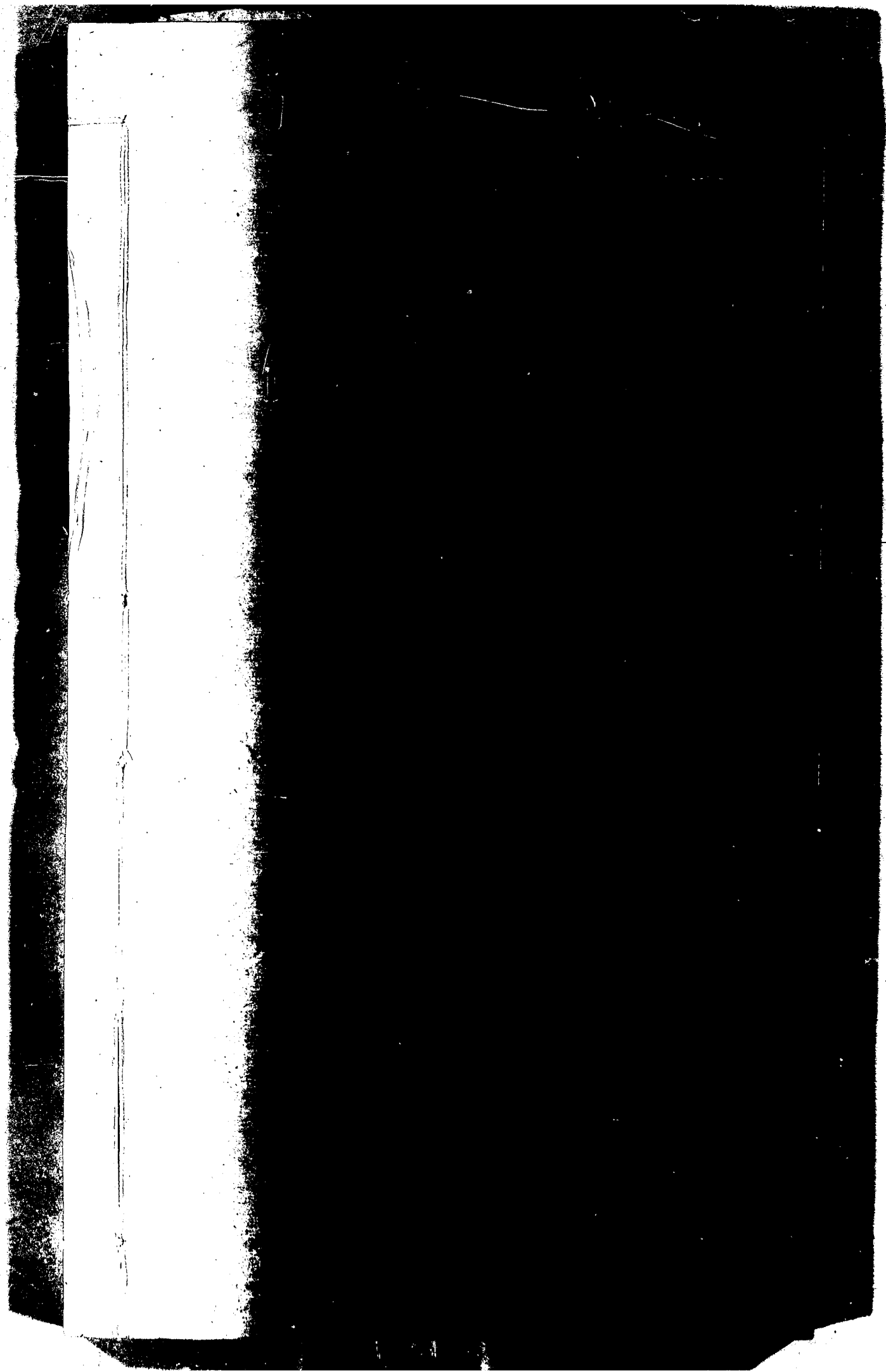
太子冊寶推恩特授正奉大夫加食邑食
實封恩命不允更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以卿輔翼元儲功德茂盛考循故實
命晉文陞而控避之章既卻復上前所諭答固
已諄諄胡為確然不易所守夫崇德報功國之
典也辭榮避寵卿之心也卿欲行志朕欲行禮
志與禮孰重卿其忍焉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
錄院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休
致不允詔

勅具悉昔漢疏廣為東宮傅自以宦成名立浩然勇退論者高之夫知止之風在廣誠可嘉矣然知其賢而許之去豈非宣帝與太子之責哉今卿經學深明德行醇茂朕既倍之自近而吾乞子尊師重道尤不可一日無卿祖張都門揮金田里悃誠雖切諫未可從所請宜不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本部书未完
续后片卷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
集五十一卷

宋真德秀撰

明嘉靖元年張文麟黃鞏刻本

十二册

共撮3捲

①卷1~21

②卷22~42

③卷43~51

书号4276

本片卷含卷1~卷21